

集

後

五女七貞



康德六年五月廿七日
康德六年五月廿八日

版權
所有
必究

後集五女七貞 每册定價三角

著作人 王赫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人 王麟閣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印刷人 張少岐

奉天小南關工夫市門牌十九號

印刷所 醒時報社印刷部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所 洪順德

俠義
小說

後集五女七貞

〔卷二十二〕

第一百三十一回 盤龍嶺十雄打豹 下關東孝女報仇

詞曰 天運綠水水連天，烟鎖青山山鎖烟 樹繞藤蘿蘿繞樹 川通水峽峽通川

酒迷醉客客迷酒 船繞征人人繞船 屹立已空空立屹 傳今作古古今傳

幾句殘詩念罷，書接上回，且說小霸王丁猛豹脚下路慢，被金錢豹撲過來，自知躲不開了，索性把鋼鞭一扔，喊了聲我可幹了，一低頭豹已到，豹往下一撲，丁猛雄已鑽到豹的肚子底下，人到了拚命求活的時候，力量比平日加了倍，此理前文已表過，不再重叙，兩脚尖一登、身體自然往前鑽，也不管鑽的出去，鑽不出去，轟的一下，腦袋正撞在金錢豹的腎子上，這豹還是雄的，這一羊頭算撞對了地方，丁猛雄已被豹的腎子擋住，過不去，只有摔在地上，豹疼的後爪一登，這一下鼠出足有三四丈去，疼的這個豹遇上什麼咬什麼，把山上合掌粗的小樹，撞倒了十幾顆，十雄二次又往上一圍，趙士雄見豹已竟有些疲乏了、等到他迎頭奔自己時、一低頭兩支緊背低頭錐打出去，正中了豹的二目，豹的兩眼一瞎，立時瞎撞起來，這可不怕他了，工夫不大，被羣雄打倒鞭棍齊下，那麼兇狂的金錢豹活活死在羣雄之手，當時把這豹得着、姚冲，孟兆二人非常高興，因為得了這隻金錢豹，足可得一千銀子的彩頭，只為將軍下令採買豹皮，點多要金錢豹，只要獵戶得着够尺寸的金錢豹，發官價准給一千兩紋銀，當時姚冲孟兆二人，向羣雄道謝救命之恩，所有獵戶們全聚過來看金錢豹，不禁詐舌，因為自從打獵以來，也沒見過這個大豹，孟

冲吩咐獵戶們把豹抬起，仍然由原路下處，趕回到下處時，已是三更過了、姚冲吩咐獵戶們趕緊把豹皮剝下來、豹皮所有刀傷的痕裂處，都要縫好，夏天雄道，這隻豹皮能賣多少錢，姚冲道，平常的豹皮不過一二十兩銀子，像這種金錢豹百年不遇，現在又趕上盛京將軍，奉旨採買金錢豹皮，將這張豹皮獻了去，可得賞銀千兩，夏天雄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隻豹要是不值什麼錢，倒可保全了他性命，這一來就是今夜不遇上他，也有人想得他，這種行當還是趁早罷手為妙，常言說得好，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前亡，趁着這有一千兩銀子，還是更行改業吧，孟兆今夜是豹口餘生，自己想到當時被金錢豹按住，若不是早把金錢豹的牙打掉，自己也早喪命在豹口之下了，想起來真是不寒而慄，當下也是深以夏天雄之言為然，姚冲道，夏義士倒是金石良言，我們也自知這種行當、終日與木石野獸為伍，危險萬分。不過我們幹慣了這種事業，再改別的行當，既是外行，又苦無門路，我們有這點事估着身，免得流落下去，夏天雄見他兩人全是一身的藝業，若是歸入正途，准能得着功名富貴，當下把自己的來路向兩人說了，說明此來是奉旨尋找御馬，你們要是願意跟着效力，將來正可取點功名。孟兆道，衆位俠義若能攜帶我們，巴結一點正路的事，我們感情不盡，並且我們也跟連環套的竇二墩有仇，夏天雄道，二位跟竇二有什麼仇呢。姚冲道。我們當初在連環套一帶打獵，自從他一佔山，我們無法立足，楞把我們擠的來到邊關一帶，我們正可藉勢報仇，夏天雄道，二位這次要是隨我們到連環套，就是有天大的仇也可報了，當時談定兩隻獵戶跟隨英雄到口北連環套效力，獵戶們又燒水煮飯，吃喝完了，天也亮了，衆人一同起身起程，好在獵戶們這裡房子，以及屋中笨

重的東西，不值什麼。全拋下不要了，衆人一同起身，走到第二天天夕時，來到一座荒山前，只見這座山雖然不甚高大，可是峯巒起伏，很是險峻，猛然間天空飛來兩隻雁，跟着山坡上轉出一個清秀的姑娘，長得娥眉杏眼，玉面珠唇，口似櫻桃，鼻如懸胆，頭上罩着葱綠的風帽，身穿葱綠的短襖，下面一色的中衣，金蓮窄小，手中掌着一只彈弓，弓絃響處，兩隻雁齊落下來，羣雄大驚，這種打雁的準頭真叫超羣，因為打雁須中雁的頭、合勝子才能落下來，若是只往雁的身上打，雁受一輕傷，仍然能逃走了，所以這種彈丸打出來，實受名師傳授，丁猛雄對於打彈弓雖是行家，因為這位姑娘的工夫太好了，不由話地口出喊了一聲好，這一喊好，那女子立時粉面通紅，勃然大怒，燕語鶯聲的怒叱道：「那裡來的野男子敢喊好，丁猛雄見人家答了聲，跟着從山腰後又轉出三個女子，內中兩個有殘病的，一個脫背，一個豁咀，還起了一個大包，只剩了一隻眼，那個也是俊秀異常，後面的那女子手持彈弓的道：「姐姐這臭男子們沒按好心，別教他走了，丁猛雄見女子一答話，隨向夏大爺道：「大叔你看這個使彈弓的女子長的也好，工夫也不錯，給我作媳婦吧，夏天雄吓的唾了猛雄一口道：「你是滿口胡說，你是清真教的人，焉能跟大教作親，你別不要臉了，猛雄道：「管他是那個不是，我看看他這麼可愛呢，那知丁猛雄這兩句玩笑話，也被人家聽見，那女子更覺大怒，扣了一把彈丸，吧吧吧一連就是三彈子，丁猛雄見那女子一抬把，就知要用彈丸傷自己，弓絃響處，丁猛雄身形趕緊左右的幌動，把彈丸全躲開，一邊躲着一邊喊：「丫頭你這是聖人門前賣三字經，霸王爺是打彈子的姥姥，沒容那女子拿二一把彈丸，丁猛雄把彈弓摘下來，伸手在彈袋中拿出一把彈丸，把彈丸一扣，叭的弓弦一響，

颯的一聲彈丸直奔了那女子的面門，那位說怎麼了猛雄的彈丸還有響聲，原來了猛雄所用的彈丸全是鐵的，這種彈丸只要打上，輕則受重傷，重則致命，神彈子李五爺因為徒弟太楞，恐怕他到處傷人，所以在他的彈丸鑽四個孔，只要彈子一發出去，迎着風如同響箭一樣，好教人躲閃，了猛雄的彈丸發出去，那女子躲開頭一粒，彈弓交與左手，右手從百寶囊中取出一把子母鴛鴦荷葉劑，可是單個的，用這個荷葉劑糖彈丸，只要彈丸到了，用荷葉劑一撞就回，紛紛落在地上，夏天雄等不禁大驚，荒野嶺竟有這種奇女子真是怪事，不止於夏天雄等驚異，大約看官們也覺這女子非凡，欲知道他的來路，趁此時把這女子的來路表明白了，免得看官們納悶，原來這四個女子是親姊妹四人，不避風霜之苦，來到關外，專歸劫殺卸任的錦州將軍納大人，爲自己報仇雪恨，這姊妹四人是已故知府賀秉正之女，這話在十餘年前賀大人歷任各州府縣官，因爲忤了朝中權貴，開缺之後，在北京城中一幌五六年沒復任，好在賀大人是富家子弟出身，也不指官作官賺俸銀養家，在北京城住着就算落了戶，家中是一妻一妾，正夫人只生了四個女兒，始終也不再生養，如夫人也沒生育過，賀大人見子嗣算絕了望，自己的年歲也到了，不能再動別的念頭，何況這位如夫人長得如花似玉，品貌兼全，這四位小姐，在彼時大的不過十三四歲，小的不過八九歲，全是挨肩的姐妹，這年正夫人一病不起，竟至撒手歸天，賀大人十分哀痛，四位小姐更是哭的死去活來，如夫人竭力的安慰四位小姐，內中惟有二小姐更是痛不欲生，因爲自己自幼落下了殘病，被乳娘把腰摔的就了筋，成了駝背，母親若是不死，自己拿定了主義，決不嫁人，侍奉母親一輩子，那知慈母竟死了，教自己終身靠何人，怎不痛心，幸而這位如夫

人，深明大義，決不似平常出身微賤，給人家作二房的。只懂得妖淫獻媚，迷惑男人。這位如夫人也是宦門之女，父親作官獲了罪，抄家之後，妻女發官變賣，被賀大人買來作了二房，知書識字，事奉丈夫，伺候正夫人非常恭謹，故此妻妾相安，這時正夫人一死，四位小姐倒虧了如夫人看顧安慰，喪葬之後，賀大人心緒不寧，閉門不出，只在宅中靜養，鐵掌方飛跟賀大人是早就相識，賀大人當初在外任時，請方飛當過護院，那時方飛大約是避禍到南省，不論怎樣不得意，也不肯回北方，賀大人幾次調任，全是方飛護送，直到在登州府任上，方飛才回了北京城，賀大人聽鼓京華，日子長了，被方飛聽見了，感當年賀大人相待之誼，忙來看望，自此隔個三月兩月的，必到賀大人這裡看望，這次見賀大人有傷心的事，方飛遂竭力勸慰了一番，自此不斷的到賀府裡來，不料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賀大人的近鄰，就是納將軍府，這位納夫人是宗室權貴，平日是橫行霸道，無所不爲，放閻王債滾利盤剝，貪淫好利，賀夫人給夫人辦喪事的時候，被這位納將軍看見賀大人的如夫人，這位如夫人又生得丰韻天然，自幼生長在江南，得山川之靈氣，峨眉杏眼，更兼着一身孝服不施脂粉、美麗中雅淡宜人，俗語說、要得俏帶幾分孝，布衣素服更覺面貌嬌嫩，納將軍眠思夢想，幾乎害起相思病來，遂託出人來跟賀大人透氣，來，讓賀大人托這個姨太太送給他，納將軍保賀大人十天之內放責任，不是金陵道，就是殺虎口監督，賀大人是何等光明正大的人，焉肯聽他這一套，教來人上覆納大人，問問他有幾個姨太太，賀大人是有多少妻妾多少，有一個給一萬銀子。來人被賀大人臭罵一頓，給罵走了，回去有枝添葉一回復納大人，納大人咬牙切齒的非把他這姨太太得到手中不可

、就有手惡下奴食客們給他出主意，說賀秉正既是不懂面子，索性給他個掌手雷，派打手匪他宅裡把他姨太太架來，就讓他告到當官，我們來個不認賬，他也把咱們怎樣不了，這就是不怕沒好事，就怕沒好人，納將軍雖然是貪淫好色，恃勢欺人，他可是富豪出身，還不敢十分的放肆，可是有這羣狼狽包圍着，你想不到的，他們全領的到，你發慈心的時候，他們更是竭力的往狼狽上走，所以不容你學好。這就叫受牽小包圍，任你是好人，也把你教壞了，這位納將軍正在害想恩病的時候，惡奴們一出主意，那有不願意之理，遂不顧什麼叫王法，什麼叫天理，遂向惡奴打手們交待，若能把美人給我弄到手中，定有重賞，這羣惡奴領了主人的口風，果然在當日傍晚的時候，一班打手們擁到賀大人府中，情同兩伙執仗，一齊闖進了後堂，如夫人跟四位小姐正在後堂做女紅，賀大人適巧有應酬，沒在家中，如夫人見來了這夥強盜，立時吓的體似篩糠，渾身亂戰，惡奴們有認識的向如夫人一指道，這就是我們新太太，打手們過來伸手就拉如夫人，如夫人向後躲着道、好漢爺要錢有錢，求你老饒命，那惡奴中有一名大管事的，名喚吳德，用手一指道，少要胡說八道，大爺們不是為財而來的，你拐款私逃，却來到這裡藏匿，這好容易找着了，趁早跟我們回府，如夫人一聽，蛾眉倒豎，杏眼圓睜的說道，你們這夥盜徒，是滿口胡言，難道就沒有王法了麼。那知這羣惡奴不容分說，立時把如夫人搶了就走，賀大人的大小姐見強人搶庶母，自己過來一攔，被吳德一刀砍在咀上，三小姐也一拉庶母，被惡奴們一腳踹在胳膊上，幾個女孩子有什麼能為，那能攔得住，僕婦了環們驚的躲藏的藏，誰敢不要命攔擋，就這麼一亂被人搶走，趕到這夥強盜走後，立時全是賊走關門，家八僕婦全聚來一看

，大小姐被強徒傷了滿口流血，先急忙救人要緊，當時把大小姐扶起來，給敷藥救護，就有機靈的忙說道、家中出這麼大事，把老爺找回來要緊，下人們趕緊出去，把賀大人找了回來，臨去的時候。三小姐別看年歲小，更是深明世事，囑咐家人見着老爺時，千萬別提家裡的事，怕是老爺再急壞，趕到賀大人一回來，一進門就知的家裡出了事。家人們一個個面現驚慌之色，來到後堂，只見屋中桌翻椅倒，什物凌亂，女兒們全滿面淚痕，賀大人一問是怎麼回事，二小姐把庶母被搶的事，向父親一說，賀大人一陣怒氣攻心，一仰頭暈了過去，下人們趕緊的救護，好容易把賀大人喚醒，可是已得了半身不遂之病，左邊的一隻胳膊一條腿，滿不能動了，這一來真是好好的一個美滿家庭、立時間籠罩一層愁雲慘霧，幾位小姐以及家人僕婦見這情形，立刻忙了手脚，趕緊的要請醫生給賀大人看病，賀大人把女兒招呼到面問道，你們不必給我忙合治病了，我這次決不能好了，搶你庶母的非是別人，就是那納將軍狗男女辦的事，他簡直是仗勢欺人，上次他打發惡奴劉明中，硬要教我把你庶母送給他，這狗男女行同盜賊，被爲父把他們罵走，這分明是倚仗着國家親貴，到我家打搶，我們勢力不敵，此仇今生今世決不能報，爲父的死後到陰曹地府也要告他，這四位姑娘全守着父親痛哭起來，不一時把醫生請來，醫生一診脈不住搖頭，賀大人道，先生我這病大約不易救了，醫生道，夫人自管放心，這病雖然一時半時不易好，可是一時半時也不得倚命，這種病懨藥力恐怕不易奏效，只要好好的漿養，也能好了，賀大人知道醫生這不過是安慰的話，遂把先生打發走，依賀大人就不吃藥了，只是女兒們那肯聽，哭着央告父親，務要盡力調治，父親不死，女兒也可偷生人世，若是父親再有個

三差二錯，苦命的女兒們還怎樣活，賀大人無法，只好服藥，調理病症，大小姐名叫秋蓉，自己被那刀砍的，把咀唇帶門牙全傷了，自己急火放心，右眼也起了火矇，每天的醫生不離門，忙合了賀大人，又得忙合小姐，所幸幾個女僕向有人心，念其老爺二太太素日忠厚，此時全盡心竭力的服侍病人，趕到第三日下人們得着信，說是賀大人的二夫人，果然是被納將軍府裡搶去，納將軍竟欲用強暴手段，豈知這位如夫人雖是當小作妾，可是出身也是宦門之後，抱定了從一而終，那肯從這強徒，被搶到府裡任憑怎樣威脅利誘，只是破口大罵，納將軍見這美人已竟到了手中，反不能遂心如愿，一時獸性犯了，教原有的兩名姬妾，把這位如夫人的衣服修理的乾乾淨淨，就要用強暴的手段，來破這位節烈夫人的貞操，那知這辜妖姬淫妾們，素日就講爭風吃醋，此時見又來了這麼個容貌絕世的美人，他們想着若是教這個美人得了寵，勢必把自己甩到一旁，故此在細綁如夫人的時候，沒肯綁緊，趕到這位納大人一動手，這位節烈婦人把綁繩掙開，一脚把納將軍的臉踢破，自己掙起來，一頭撞在床柱子上。可憐這位節烈婦人，立時香消玉殞，魂歸離恨天，納賊平生以來，也沒吃過這樣虧，見美人已死，自己枉經了心機，恨的非要把死屍毀了不可，姬妾們勸着，這才用領席把這位如夫人捲起來，從後明拖出去掩埋，事後惡奴們當作閒談的材料，把這事傳揚出去，被賀府的家人們聽了去，小姐們聽了不禁暗暗落淚，反倒不敢告訴爹爹了，賀大人的病體纏綿，日見沉重，這一日鐵掌方飛來看望賀大人，方飛一到這裡，家人們就告訴方飛道，你老大爺還不知道我們這事，方飛道，我這些日子太忙，所以一個多月沒到這裡來，但不知府中出了什麼事了，家人如此如彼的，向方飛一說經

過的情形，氣的方四爺暴跳如雷，連說這可是不得了，光天化日天子脚下竟敢結夥成羣強搶官門的夫人，這可是反了，我倒要鬥鬥姓納的，家人們道：方四爺，老不必這麼着急，要是真鬥的過他。我們大人也不致氣的受了慢急。你老先看看我們大人去。他這兩天還真叨念四爺啦，方飛教家人進去通報。不。時家人出來，向方飛道：匹爺快要請吧。我們大人聽說四爺來了，非常喜歡。方飛跟着家人來到內宅，見賀大人坐在床上半躺半坐，兩目白紙，方飛向前給賀大人請安道：大人身體欠安了，我實在是俗世太忙，總沒有工夫來看您大人。賀大人長嘆一聲道：我是一言難盡了。方飛故作不知的問道：老大人一時身體欠安，不妨事的，吉人自有天相，漿查些日子，定能好了，賀大人嘆了一聲道：方壯士你那裡知道，我這真叫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下降，遂把出事情向方飛說了一遍。方飛道：老大人不要着急，方某不才，願替大人報仇雪恨。我索性把這惡人殺了，我遠走高飛，讓他落個現世現報，賀大人道：方壯士千萬不要這麼莽撞，納將軍在北京城裏手裏熱，道路側目，誰敢惹他，我這算跟他前世冤家，今生對頭，我們這本帳只好到陰曹地府去算吧，方飛道：難道就這麼能了不成，賀大人道：事無佐証，怎能把他怎樣，只好看他得天報吧，方壯士，我這病不是虛言安慰，可能好的。我這病不只在朝夕之間。說着話，姐們全出來，這四位小姐年歲又不大，對於方飛這種俠肝義胆的人，有麼避忌，所以全出來相見，賀大人一見四個女兒，不由得落淚，向方飛道：我死冥目的，就是這四個苦命的丫頭，他們全長成，那料理，教他們倚靠何人，可嘆我一生沒作過虧事，怎麼教我遭這樣惡報。如今那冊子找熱腸使骨，來照顧我這四個丫頭。方飛是最熱心的人

。禁不得這種淒慘的情形入目，遂慨然說道，老人家不要懸念四位小姐，我方飛沒有別的報答大人當年之義，四位小姐我願替大人照顧。賀大人止色道，方壯士若在你果真能急我們已往之情，方飛道，我方某若是不應心，教我死無葬身之地，賀大人叫女兒道，你們還不給方四爺叩頭嗎，這四位小姐立時全跪。方四爺道，叩頭是，四爺住後，我拿我們當作你老的女兒。方飛道，那可不取當。賀大人道，方壯士不必推託。這四位小姐的死牛婚嫁全交給你了，我只恨我賀家無德，只生了這四個丫頭，但分若有一個男孩，也能為我賀家報仇，大小姐賀秋蓉哭道，父親不必煩惱，女兒妾這今日立志習武，就求方四爺收我們作徒弟，將來誓必手刃賊人，報我家不共戴天之仇。賀大人道，好了頭，你有志氣，方四爺你這不能推辭了，這四位小姐立時叫了聲師傅。你老收弟子們，好成全我們報仇之志了，方四爺見這情形，無法推託，只好說道，大人我一生不敢收女弟子，大人我這可不敢担承，大人只管放心，對於四位小姐，我決不能袖手就是了，賀大人道，方壯士不要推託。我還有肺腑之言奉告，我賀秉止雖然作官多年，可是我決沒貪財好貨，我現在的財產，通通奉上。還有五萬銀子的私財，全是原籍的產業變賣得來的，我因為家鄉無人，被惡佃戶們把持着，白白的受他們惡氣。故此全變賣，我就是不作官也足以溫飽了，這筆錢請方壯士保留着，他姐姐四個，每人一萬銀子，作他們生活婚嫁之資，就是死亡等情，各聽天命。那一萬銀子算我對方壯士的一點心意，方飛聽，立時說道，我給老大人保管這筆款項倒可以，要是送給我一兩銀子，我也不肯要，俗語說，清酒紅人面，財帛動人心，我方飛要是負大人所託，教我必遭天報。賀大人臉上一陣苦笑，就在這一笑中，賀

大人已咽了氣，方飛遠招呼着大人，你這可放心了，那知再看時，賀大人眼已閉上，連氣全沒了，四位小姐一見父親死了，全撲到才，哭起來。方飛也頓足痛哭起來，家人僕婦全來勸道，小姐們別儘日悲哀，快給老爺預備裝殮吧，好在彼時裝殮是現成的朝服，當時由家裏把壽衣換上，裝殮當。方飛問小姐道：你們可有門家族？賀大小小姐道：我們原籍陝西流寓北京城，家鄉無是一個近人沒有了，要是有近支兄弟，還不致把田產全變賣了，我們既無叔伯，又無兄弟，門衰丁少，所以才受這薄身凌，方飛道：既是沒有近支人，你們且這種不便再葬了，喪事料理完了，隨我到我家中，我也好教給你們武功。這賀府裡男子沒有，只有幾個女流，故此對於喪事，儘其簡單，只好買一口楠木棺木，用了一千多兩銀子，蓋的是將來好起靈柩故土，且一累作齋，超度了停放，到五七殯葬完了，可是賀大人的靈柩，雖是葬埋可安，浮厝的辦法，靈柩不落地，完事之後，方飛向賀秋馨道：我們該着走了，所有這件的一切動用什物，該着用的留着，不用的備把他分散給男女僕人，也算他們跟隨了主人一場，大小姊說道：我們年輕，什麼事全不明白，一切事師傅有着該怎麼辦，不必跟我們商量了，方飛遂把動用的什物，只揀着可用的留一點，其餘的滿分給僕婦。方飛因為賀大人把全部財產，全交給自己，恐怕這羣無知的僕婦們再散佈什麼流言，在臨遺散他們這天，每人除了分得傢俱什物以外，每人單賞了十兩銀子，可是全不讓走，說是小姊們念其全是本宅的舊人了，賞給他們整桌的酒席酬勞，算吃一頓散夥飯，又把賀大人生前的三位主友請來，也預備一桌酒席，趕到午時，方飛把客人以及本宅人，及四位小姐，全聚在客廳，跟着下人，是報道，恒守誠的靈柩來，方飛說迫

有請，跟着把這位掌櫃的請了進來，當初北京城的四恒銀號是最大買賣，全是我先有四個恒，還有北京城，最老的買賣，先是由西人幹的，後來全換了北京城人了，當時把這位掌櫃的讓到客廳，彼此坐下，家人獻過茶，家人們滿堂退出去，方飛道，你們全別走，我有話交待，婆姑起來，向外來的客，道，賀大人收後，只料下四位小姐，正夫人及加夫人全去世了，四位小姐，全未成人，怎能支撐門戶，方某受賀大，託孤之重，對於四位小姐，須照管着他們婚嫁，賀大人把所有的遺產，滿交給與某掌管，只是人心隔肚皮，誰也沒鑽在心裡看，青酒紅人面，財帛動人心，我為舅表妻個人心跡，把衆位請來，這有五萬銀子，請這位谷掌櫃的存到寶號裡，婚嫁之費全在這，俟後只我方飛支取這筆款，請你別付，非得同着賀家四位小姐不能動用，咱們是一言為定，這，是當，賀，小姐，就這樣辦，我也可留些餘地，免得落了閑言，衆人齊說，這是方老師的仁仁大義，令，可敬，這位谷掌櫃道，方四爺你老不認識我，我可認識你，你老在北京城是露，露臉的人物，作出事來真教人佩服，你不找我，我也來，實對方四爺說，我們櫃上還存，賀大人三萬銀子了，連這五萬全給存在一塊，別人存款全是一份息錢，方四爺這筆款我們願少賺息錢，給你出一分二，我們櫃上往外放，不過是一分四厘，不過賺上，一厘，够筆墨錢就足行了，方飛道，谷掌櫃你真是好人，這種死無對証的錢，你不說，我們准不知道，谷掌櫃的道，這是方四爺的好心，把我的好心給招出來，我好幾千地，來作買賣，全憑良心好，老天爺賞飯吃，方飛道，掌櫃的在這麻居心，上天必要加惠的，谷掌櫃道，全仗着北京城的財主們照顧了，方飛道，谷掌櫃你把這八萬銀子，分爲四個戶頭存吧，這四位小姐每人名下兩

兩萬，這錢最公平不過，谷掌櫃道，好吧，就依四爺的話，當時把手續議定，把銀子及莊票全交與了谷掌櫃的。這位谷掌的肥銀子令夥計用車拉走，賀大人的至友們無不替嘆方四爺這份熱腸。大可堪欽，就這時擺上酒席，在酒席筵前，四位小姐當看衆人道，衆位伯叔父，我父親把我們全交與了方老師，並令我姐四個跟方老師習武，我們就任衆位面前拜師，請伯叔父們作個保，當時四位小姐和方飛叩了頭，方飛見這四位小姐連知會全沒知會，又重行拜師，足見姑娘們很有心計，自己倒很喜歡，酒席散後，衆人告辭走了，所有的男女僕婦全隨着走，方飛也帶着四位小姐回到自己家，方飛的家中，還有一個得意的徒弟，名叫張玉峯，當時見老師回來，帶着四位小姐到來，張玉峯迎接着，張玉峯站起師傅這是家姑娘，方飛道，你不要多問，回頭自然告訴。張玉峯在所帶來的箱中等物隨着給搬了進來，把四位姑娘安置在一所跨院裡，方飛把四位小姐住宿起居之所，全安排妥當，第二日又找來一位女先生，教給四位小姐念書，這位女先生已竟四十多歲，是一位婦婦，出身富貴人家，丈夫也是讀書人，不幸早死，自己苦守冰霜，知書識字，家中非常寒素，所以被方飛知道了，把他請來教給四位小姐念書，半也爲是解他們的寂寞，這位先生來到方宅，非常滿意。方飛每日也是天三遍的教給他們武功，姐四個也是真正的用心學，可是方四爺非要當着這位女教員，才教給徒弟功夫，自己爲是避嫌疑，這種一切全安置好了，方四爺徒弟張玉峯叫到面前說，玉峯你如今已盡我所學，爲師決沒藏一點奸，淵天良說，全把我的本領教給你了，如今我決不能再留你，我家住了，現在就因爲有你們這四個師妹，全是女孩子，你在這頗不方便，爲師我受賀大人託孤之重恩，不能不在他們

身上留意。若有一點不好名聲，我怎肯的說死去的賈大人、張玉峯道。老師這番心意，弟子滿明白，弟子也應該自己闖一番事業，也不枉恩師教我一場。第二日就拜別了師傅，自己離了北京城，這個張玉峯到後來，很作了一番大事。在永慶昇平裡八臂哪吒張玉峯就是此人，這是後話不提，且說這位方四爺對於這四位姑娘真是盡心教導，這姐四個是晝夜的用苦功，在從前這四位姑娘，歲數愈小，對於教功夫時還好教，彎腰踢腿，是各個的親自指點到了，費了四五年的工夫，這四位姑娘滿長成了，一個個全是發育的非常高大，身量也够了成人，別看有殘病，可全是像貌長得俊秀異常，這一來方四爺可就費了事啦，對於教功夫時，就不好再親自動手去指點，可是教武功不親手指點到了，也是不成，方飛遂想起一個法子來，買了枝手杖用他來指點，這一來可省了許多的事了。就有問方四爺何必這麼費事，方飛道，你們那知道我的難處，別看師徒如父子，那是指着男子說，他們全是女子，男女授受不親。我，論多大年歲，也是男子，總有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寧多費一番手脚，不願落別的名聲，負那託孤的賀大人，大家沒有不敬服的，日月如梭，光陰似箭，一恍就是七八半的光景，賀秋蓉等全學成一身本領，只是自己時刻不忘父母之仇，焉想到這位無惡不作的納將軍放了外任，離開北京城，致使賀秋蓉姐妹四人，空懷復仇之念，無處去訪仇人，這年正趕上太湖鍾山寨開羣雄會，方飛最講江湖道義氣，焉能袖手，自己跟秋蓉姐妹們一說，自己得往江南走走，好在你們的功夫已學的全可以了，將來遇上機會，你師兄金弓如意小二郎韓寶奎來了，教他把神珠彈發給你們，再把各種暗器練練，就是行俠作義也够用的了，方飛這次出門，倒不要担心，就因為四個女弟子各有護身本領，保

護自己足成了，方飛跟飛龍鏢店的李七爺，及洪文等全是一同走的，趕到方四爺走了沒幾天，韓寶奎到來，賀秋蓉等全見過這位帥兄，遂告訴師傅走了，這一來把韓寶奎急的直槊脚，自己報怨路上要不耽誤，怎麼也不致遇不見老師，賀秋蓉道，帥兄這是從那裡來，有什麼事這麼着急。韓寶奎道，我是替關外來，找師傅有要緊事，賀秋蓉道，帥兄你是有什麼事，倒是說呀，韓寶奎只是不肯說，賀秋蓉道，帥兄你若有背人的事，要是不願意說趁早請，別耽誤你老的事，韓寶奎道，帥妹我也不必背你了，帥兄我在關東道上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殺賊官除惡霸，可算謹遵恩師之命，不欺凌孤弱，專劫不義之財，這天探探得有票大買賣，是錦州將軍納大，他在錦州專任九年，宦囊頗足，因此他兒子在北陵護陵，把北陵的樹木燒了，聽說被他兒子盜賣完了，臨完了事給放了一把火，把樹木的根株全燒了，爲是滅跡，錦州將軍這才被參，因爲他在朝中有人，替他說了好話，所以沒辦他罪，只令他賠修北陵的樹木，這件事傳遍了關東，納將軍貪賊枉法，得來不義之財，要飽載而歸，大約再有兩個月北陵上的工程，也就完了，他這次回北京，也知道沿路不易走，除了自己手下護院的不算，又請了錦州五虎鏢店保鏢，這五虎鏢店很能人，我想劫這賊官，只是人單勢孤，恐怕不易得手，這種賊官，是他放去，也太以便宜他了，故此趕回來，打算請老師到關外幫工，得他這種不義之財，辦些有益之事，也算早仗義本色，暗中交代，方飛在北京城裏，是截竿立場子，其實要衝着教徒弟賺錢，那够他的挑費，平常又仗義疏財，親錢財如糞土，這麼鋪張沒額外的項，能顧的挑費，所以暗中也不斷的作沒本錢買賣，每年只出去一蹓，他這種作買賣總得去千八百里，往東得出關

外，牛南得入山東界，往北得到了口外，往西有出了國境，在北京城綽號叫鐵掌方飛，在外行俠作義，個個號稱海外天，所到很一點威名。當時韓寶奎當承一說出我老師之意，賀秋容姐妹四人，分大喜，向韓寶奎道：這，是天助我們報父仇了，師傅也知道，我們姐妹有，共戴天之仇。這仇人就是師兄所說的納將軍。我姐妹四人晝夜的苦練工夫，也就為是手刃仇人，為我父及庶母報仇。誰知這幾年，深賊竟放了外任，打聽不出他的音信，如今既知道賊子的下落，我們報仇的日子到了。師兄，用着急。我們姐四個願隨師兄够奔關外，我們雖則無能，諒這，致給師兄誤事，韓寶魁道：師妹這件事我不敢應承，師傅若是在家，有他老人家跟着，一點說的沒有，如今他老人家遠去太湖赴英雄口，我冒然來回家，把師妹帶走，師傅若是回家，我還活的了嗎，我想師妹不用費這種事。納將軍此次回京，師妹就勢在此報仇，既免風霜之苦，又可為父母報仇，一舉兩得，豈得將師傅的責備，賀這密搖頭道：師兄你不用詳託。我們在內地殺人，他又不是平常百姓，勢必連累的一班地方官遭無妄之災。我們行俠作義，向自己作自己當，最可恥的是嫁禍於人，再說紙彈包不住火。日久天長事洩一洩，我們也是不能呆了。勢必得遠走高飛，就許連師傅至被了累，有這種機。我們自不下手，豈是枉費了一身本領了。師兄如若不怕勞累，你請走你的。我們姐四個自己，誰擔着我們。我頭一個扶脖子，韓寶魁一聽：這可真糟，又知道：四姑娘，一溜性子，豈出。麼來誰也別，算闖住了，當下只好，順着勸道：師你妹不要仔細琢磨琢磨，此去關東千里的行程，你們又全是千金小姐，連北京城全沒出過，這乍到關東人地生疏，又沒有估腳的地方，多麼不便，就憑師妹們這份孝心，老天也要

嘉惠、助你報仇，還是在北京城等待吧，愚是我也不動他，留他那條狗命，好教師妹你親手殺他。三小姐賀秋貞道，師兄你不用管了，我們去不去沒你的事，我們知道你惹不了師傅，你願意今天走，就今天走，願意明天飛明大走，怕受牽連趕緊離開這裡，任什麼說的沒有，你走後我們再怎麼樣，總與你無干，韓寶奎道，那可不行，我既然到這裡，我再走了也算我的禍頭，我不走了，四小姐賀秋菊把蛾眉豎道，師兄你這可叫擠兌人，你愛走不走，我們是非到關東不可，看誰敢攔着我們，韓寶奎一看師妹要翻臉，自己心說我這可叫自己找病，饒沒請出師傅來，倒招出麻煩來，可是自己又是師兄，真惹下了他們，遂趕緊哄着師妹們道，我怎麼也不能教師妹們自己走，咱們要去還是一同走，我且豁出去啦，索性師傅回來，我一人受責，其實韓寶奎，還是富可哄騙之言，究其實師傅回來追問起來，決不肯不按實而說，非大小姐賀秋容道，師兄你能這般幫助我們，報殺父之仇，別說我們姐妹感恩，就是死去的父母，也該感大德於地下，韓寶奎見師妹說的這麼懇切，不禁的也被這幾句話感動了俠心，慨然說道，師妹你不用說這些感恩戴德的話了，我們是一師之徒，決不過客氣，像師兄我自從在老師這學成武藝，流落江湖，自己謹遵師訓，行俠作義，劫不義之財，來救人之急，這雖不許說替天行道，可是決不敢妄為，我們所差着的，師妹全是女流，所以我再推托，也是怨招物議，落了閑言，我那時真是死無葬身之地了，如今既然是報仇事大，由顧不得許多，只可囑咐師妹到關東走走，聽說到道，老人家方志進來，向韓寶奎道，請老爺到前面去吃飯，韓寶奎道，老管家，四位小姐明日隨我到關外辦事，你要好好照管門戶，我們去個兩三個月就回來了，方志一聽，心說這可叫糟，

這全是非凡的事，那有一個師兄要把師妹尋着出關，這幸虧他知道他品行端正，要是教外場知道了，定要說出別的名來。當時蔡說道：「少爺你怎麼這麼胡來，老主人不在家，你要是這麼辦，怕老主人回來不答應吧。」韓寶奎臉紅道：「老管家這件事我實在迫不得已。」四位小姐有天大的事非辦不可，方志道、有天大的事，就地接着，反正越不該理去，四位小姐全是女流，你不能這麼辦，要是這麼辦了，恐怕老主人回來，定有你一場是非，韓寶奎道：「老管家你先別這麼說我，這件事不是我想這麼辦，是師妹們非走不可，我攔不了他們，所以只好跟他們走，老管家一聽，心說這可好，倒打一耙，簡直成了師妹拐着師哥走啦，當時向賀家四位小姐道：「小姐們別這麼任性，倘若老主人回來，恐怕把他老人家急死，當時竭力的一勸，那知四位小姐吃了秤錘，鐵了心啦，說什麼也不行，是非走不可，方志攔急了，姑娘們翻了臉，老家人方志賭氣不管了，四位小姐各自打點了行囊衣物，只隨身帶着點應用的衣物，並不多帶累贅的衣物等，免得路上要麻煩，秋蓉姐四個商議，還是趕緊走，師傅還是往江南赴舉雄會，可是萬一要是一半路遇上什麼事再回來，我們可走不了啦，因為現在這些人全是浮常人，咱們倒不怕他們，他們願意不願意的，也把我們姐幾個怎樣不了。若是師傅回來，咱們可惹不了他老人家了，遂收拾俐落。第二日一早催着師兄起身，把家人方志氣的連送也送不送。韓寶奎帶着這四位姑娘也身够去關外，他們這次是緊着走，所以八九天就出的關，趕到關外，韓寶奎坐在關外也有梁寨，佔據在小蓬山，也有個二百多人，把四位小姐帶到山上，帶給分出一道院落來，現給立起圍子來，有幾名上年歲老誠的弟兄把守，不准外人出入，四位姑娘催着師兄打聽納將軍的下落，及起程的

確期，韓寶奎派了四名夥計奔了錦州，去了幾天翻可來報告，納將軍因尋句陪陵寢的樹木，他雖則是賠修完畢，可得等候着樹木長齊了，才能夠交給後任。故他等，等樹木齊了走不了，大約還得有兩個多月的工夫，才能回京。賀秋蓉道，這可把人急死了，還得等他們到幾時。韓寶奎道，師妹們急死也是無益，早讓牠難逃我們大家之手，賀秋蓉道，我們趁着這時跟師兄學習彈弓，韓寶奎的彈弓是名震關東、真自獨到的工夫打出來的彈丸與衆不同，這四位姑娘一心跟師兄學習彈弓，韓寶奎不肯不教呢，並且師傅當初也說過，那時有了工夫，要把所學的連珠彈法教給師妹。韓寶奎此時教給他們，一半是爲教給師妹點武學，盡其師兄之誼，一半也尊師命，別看韓寶奎年輕，可是心術極正。對於師妹面前說話時正顏厲色，對工夫是絲毫不肯放鬆，好在四位姑娘，武學已竟有了根基，對於再學彈弓時事半功倍，再教彈無自日功，只要肯工夫，一百天准能學出來。那全一個八、所以四位是一學就會，晝夜的工夫，不用別人催着，自己有工夫就練，只用了兩個多月的工夫，練的已竟是彈無虛發。韓寶奎道，師妹們這種工夫練的真令人驚異，不論跟誰說也不肯信，師兄吾當年學彈弓，淨說貼架子，就是一百多天，扣彈發彈用了三年多的工夫才練出來，記得那時還沒有師妹們現在好的好。師妹們進步這麼快，連師兄我全莫明其妙，賀秋蓉道，師兄這裡沒有一點玄秘，我一說出來師兄就明白了，我們另是八九年的武功，對於各種暗器，別有不會，可全拿的起來。只要是卜上工夫，全可以應用，師兄教給我們又盡心指點，我們是處處走的近步，不用專站架。再合把，兼我們晝夜一天頂十天的練，師兄當初學的時候，不能只學彈弓，還得練拳練兵刃，一天也不過在彈弓上，用一兩

個時辰的工夫，那也像我們這麼純呢。韓寶奎這才恍然大悟，又帶着師妹出去作了兩次買賣，這可不是韓寶奎故意的拉師妹們下水為匪，因為那四個賊則學得一身藝業，可是在外頭一點經驗沒有，爲是教他四人練練胆子。這一來賀秋容跟着師兄一上線，真還得了不少彩頭回來，四位姑娘都得到了綽號。大小姐賀秋容人稱俠義娘，二小姐賀秋芳人稱賢德女，三小姐賀秋貞人稱飛行神女，四小姐賀秋菊人稱仙姑，這姐四個每天必跨馬各處遊玩小蓬山的威名立刻壯起來。好在韓寶奎抱定不在近處作案，這一幫的商旅照樣的走，這天有夥計回來報說：納將軍已然從錦州起身，准於明日已時到，可是走這小道，可不一定，若是按驛道官路走，首領可另作打算，若把他一放過去，等到一進關內，可就不可動他了，韓寶奎眉头皺道：他要是從官路走，還是麻煩，因爲自從順治入關以後，時刻防備着駐防兵發生意外，所以每一站有五白兵駐守，受南京將軍節制，可每日換防，這種駐防的兵，全是八旗的騎兵，俗稱爲馬撥子，馬撥子是每日輪流有一站一站的倒，因此這條道上的商旅，可得了實惠，輕易沒有失過事的，韓寶奎這沉吟，賀秋容道，師兄這有什麼爲難，我們也沒有算劫他的財物，不過想他賊官的命要了，就讓是有了官兵，我們又有何懼，只要是毫無顧忌的，見一個殺一個，馬撥子多事，我們連馬撥子一塊料理，韓寶奎道，師妹話不是這樣講，我們不論怎樣勢力厚，也敵不過大隊馬撥子，倘然對賊官不能得手，反落個殺官拒捕之名，豈不是自取其辱，我們還是設法把他誘到這條道來，好取這狗官的性命。賀秋芳道，用什麼法子教這賊官，這條路呢。韓寶奎道，我自有辦法，隨派手下弟兄們起十幾輛大車，滿裝大石頭磚瓦木柴等物，全食上雙套的牲口，揀要路口

把道路給他擋住，馬撥子到這一帶全是午時前錯過去，只要他們一到，立時把道路阻斷，教他們從小蓬山前走。夥計道：這位將軍可保鏢的，他們請的是五虎鏢店護鏢，只怕他們未必肯從這裡走。韓寶奎道：五虎鏢店的達官素日自空一切，只要用話激他，必要從這裡走，何況我們歷來沒有這帶作過案，他們一定更加放心。賀秋蓉道：師兄此計甚妙，我想他必然要上我們的圈套。當計議已定，第二日一早，就令弟兄們帶着車輛馬匹起身，往咽喉要路等候納將軍。韓寶奎在午時一過，立時結束停當，四位姑娘也各收拾緊趁俐落，背金弓，跨彈囊，各執隨手兵刃，先派下二十名弟兄由一名頭目率領，在小蓬山下松林之中去等候，果然納將軍這次由錦州起身，因為有事，就慢了十天的工夫才起身，請的五虎鏢店護鏢，錦州州官納將軍前來解職，可是，惜他北京城有學力，又與索皇親是親戚，此次回京，說不定仍然運動官位，職也未可定，故竭力的應酬，諄諄挽留納將軍多住幾日，納將軍向州官說道：我此次革職回京，不勝是時被犬子所累，早晚我們還有聚會之時，我還趕到北京城，在十月一或是冬至節祭祖，州官陪笑道：自己家中的墳全快裂，要祭什麼祖，莫若少給祖宗落點罵名，比什麼不強，當時也不便再挽留，納將軍這一家足有四十多駱駝，二十輛車及駝轎等，足可以佔半甲的路，這起身，五虎鏢店的達官保鏢走，這五虎鏢店的親相是小廉坡神，無影韓寶珍，掌中一口刀勇猛絕倫，實有超羣絕俗的本領，手下還有四位達官：一個噴雲虎方威，一個叫鎮山虎方佩，一個叫金面虎劉珍，一個叫銀面虎劉玉，故此名為五虎鏢店，在關外真是到處橫行，走到那裡也不軟，他保的牛羊驃馬，只要是動他一根毛的，他非得把馬子找回來五虎鏢店要是

循規蹈矩的，還有可說，只仗着鏢店這點威名，無惡不作，無所不爲，凡是行旅客商見了他鏢店的鏢，就得趕緊躲開。要是跟他一犯警張，或是時着路，他們非摘你的眼罩不可，商民百姓吃過他們的虧的就無數了。因為他店正是興盛的時候，無人敢惹，誰跟他找這個麻煩，所以在關東口北坨起五虎鏢店來，無人不怕，無人不恨，書中伏言，這幾位達官要是正當出身，那能這麼任意胡爲，讀者還記得當年浮山寨未破時，大刀方成曾有兩個侄子，就是這方威、方佩。這兩入跟劉珍、劉玉，一同投奔浮山寨，被方成派在要路咽喉立卡子，暗探官軍的消息，趙士雄進京調二猛，臨回來時住在他們的店中，險些遭了他們的毒手，直到瞽目尋針趙元霸趕到，才救了二猛及趙士雄，這四賊也沒有臉再回浮山寨，逕投到關東，五虎鏢店在韓寶珍自己幹的時候，名叫飛虎鏢店，方威等跟韓寶珍早有認識，四人遂投到飛虎鏢店，韓寶珍正在用人，因爲自己入單勢孤，遂竭力挽留四人，不教他們走，方威也止在信馬遊韃之時，遂在飛虎鏢店呆下，方威等幫韓寶珍弄鏢，又給打通了好幾條路線，韓寶珍遂將鏢店改名字叫五虎鏢店。這四人幫着韓寶珍還是希起色，不過這方威出身綠林道，橫行霸道的慣了，那會規矩的了，故此走遍關東，落了不少罵名，此次應了納將軍這鏢，只要保了北京城，竟說鏢費就是十萬銀子，並且沿路上一切挑費，全歸納將軍、韓寶珍大家商議好，這次別的鏢一概不應，五個人全要押着這鏢走，只要這次鏢保下來，每人全能落兩千，故此五虎鏢店保着納將軍，真是格外的威風，不算鏢頭跟四位鏢，五鏢子，共銀五十五萬，納將軍已尚在議院裏教帥，名聲假劍各年四萬，董峯董國柱，手下也有名聲說院的好手，連鏢頭一共六七十人，沿路

上那有人敢動他，所以平平安安的走了十餘日，這天正往前走，忽然見前面的蹇子手把牲口圈回來，向鏢頭報告道：「前面有裝磚瓦木石的大的擋行道，車上載的重太大了，道又不平，讓不開車。」有兩時辰也錯不過去，別有五虎鏢店那歷大名姓，也覺時刻刻怕出事，韓寶珍領頭道：「來知略脫後面，一百有十輛大車，車上載的還是貴重，果把道全擋住。」韓寶珍喝開道：「誰面的車爲何擋住道？」打車的繫着鞭子答道：「我們也不願意擋着道，我們這是給五里屯的張大地蓋房，每輛車包堆裝運材料，不多裝賺不出飯錢來，達官爺多費心吧。你老要是體恤我們，你老可以繞道走，往裡去有一條近道，比這裡還超近，那條道也乾淨，再說你老這五虎鏢店還怕什麼，韓寶珍道：「好小子，你說的話倒很通情理，慢說沒有什麼不好走，就是有吃橫槓的，也不敢在太歲頭上來動土。老虎吼上拔毛，好吧，今天你家鏢頭算開恩，這條道算讓了。」說罷吩咐蹇子手，奔東南走，拐奔小蓬山，蹇子手們倒有人知道這條道很安靜，小蓬山中間着也有梁，可是歷來沒在這條線上作過買賣，够奔小蓬山，離山還有箇地，遠遠的看去，山上連個人影子也沒有，放心大胆的往前走，剛到山前，只聽得山前兩旁的樹林子裡，倉郎郎一棒鐘聲，立時揮出一隊彪形大漢，一色紫灰布開襟掛，青布包頭，青布紮腰，抓地虎快靴，各抱一口明晃晃的單刀一字橫排的往山前一站，有名頭目，高大，也抱定一口大刀，厲聲喝道：「孤雁綿羊留，買路錢，放你過去。」牙崩，個說不字，管教你們無葬身之地。蹇子手一見有人，劫鏢的，立時把牲口一圍，所有駱駝馬子湖打了盤圈了上來，五虎鏢店的五位達官全往前撞，韓寶珍道：「個往前答話道，朋友我們是五虎鏢店，路過寶山，請你念在江湖的義氣，留一

面，改日定來拜山，准有一點人心，那頭目一聽，哈哈大笑道，少跟我們說這一套，我們是埋寶不除，不用跟我們道字號，小蓬山的當家的不聽這一套，別管你是五虎六虎，趕快獻上金銀財寶。萬事皆休。若再跟老子說廢話，別說老子可動手了，這時納將軍的護院教師假劍客平四海董峯，往前一滾鳥聲道，毛城草寇，你敢耀武揚威，這納將軍的官眷，你敢劫掠官長，真是目無國法了。那頭目道，國法屁法，要見納將軍這個官來的正好，獻詞首領正是找他算賬，董峯亮劍就要動手，只聽那頭目大喊小輩們不用忙，我家首領到了，跟着山裡一聲呼哨響，從山上闖下隊匪人，全是跟山前這夥賊人一樣的打扮，隊伍亮明，閃出五位首領，是一個男的四個女的。這正是韓寶奎，得着下面的弟兄報告，五虎鏢店已竟到了，這才帶着師妹們闖下山來，韓寶奎用了一指道，你等趁早把納某獻出，萬事皆休，若是袒護他，別想再得性命，方威撒鞭銅從馬上跳下來，大叫，哪有那等些說的，動手吧，這招呼立時各擊兵力，鎮山虎方佩軋油鏢奔了賀秋蓉，方威破韓寶魁擋住，韓寶珍破賀秋貞攔住，賀秋菊跟假劍客董峯殺了一處，劉珍劉玉雙戰賢德女，這一路混戰，殺得小蓬山塵土大起，走了十個回合，賀秋貞天賦奇女子，身輕如燕，手法極靈，一口寶劍施展開，只見劍光閃閃，簡直看不見他的身形，工夫一大，韓寶珍那是俠女的對手，竟破賀秋貞，劍傷了左臂，還想逃走，被俠女一脚踢在地上，被小山的弟兄綁了起來，俠女一看，要是淨成工夫收拾這些人，倘若乘亂破狗官逃脫，豈不此事，遂把寶劍入鞘，回下將弓摘下，扣了扣彈丸，一合把唧唧的向五虎鏢店的夥計們打去，連彈如同同兩點一般，一個個被打的頭破眼瞎，盡斃臉面，此時動手的達官們，不由得心慌意亂，

方威也帶了傷，劉玉差點沒把腦袋掉了，頭皮上被賀秋蓉給刪下一片肉來，立時銀面虎成了赤面虎了、一聲呼嘯拚命的逃走，劉珍方佩也落荒而逃，俠義女也用連珠彈向敵人一陣亂打，可是彈無虛發，指那打那，立時受傷的無數，假劍客董峰也受了傷，被獲遭擒，所有伺候納將軍的從人、被擒的被擒，逃走的逃走，誰還顧的了納將軍及夫人眷屬等，賀秋菊帶着弟兄把官眷包圍，見一個綁一個，立時把納將軍的一家七口，全上了綁，納將軍不住的央告，寨主爺們要金銀請令留下，只要饒我一命，我任什麼也不要了，賀秋菊道賊官你不用妄想了，你這賊官作惡爲非，搶男霸女，我父母全死在你手，你今日休想逃得活命，立時由弟兄們把賊官細綁了，押進山口，駝馬車轎滿往山裡趕，直過了半個時辰才走淨，俠女等這時真是大仇得報，非常高興，剛一上山坡，只見半空中正有兩隻雁飛過，韓寶奎道，師妹你看你們的彈弓雖剛練好了，可不知這種飛鳥能打不能打，賀秋貞道，這有何難，這兩隻雁也是該死，只在空中盤旋、賀秋貞一合把，連着兩彈打去，全打在雁頭上，立時全翻落地上，正赶上十雄來到，小霸王丁猛雄一喊好，賀秋貞喝問什麼人胆大喊好，丁猛雄一答話，又說了兩句便宜話，怒惱賀秋貞用連珠彈想傷他，那知丁猛雄也是很好的彈法，兩下裡各施展本領，這一來賀秋蓉，賀秋芳，賀秋菊、韓寶奎全各擊兵力，大喊你是那裡來的野人、敢沾便宜，十雄這邊見了猛雄一動手，除了夏天雄，趙士雄不肯動手，別人也全亮了兵力，這一來真要殺個天翻地覆，韓寶奎大喊道，頭目們傳鑼聚衆，二次的全往山下一撞，正在這時、天霸等一路合一路來到面前，計全金大力在北京時全不斷的往方四爺家裡去，跟韓寶奎全認得，計全道招呼道，萬不可動手，全是自己人，真是動手長

了，兩下也就拚得兩敗俱傷，也是俠女孝心感動的，才有這歷倏巧，此時韓寶奎見了計全金大力等，不由得臉一紅，立時過來見禮道，計大爺，金四爺這是從那裡來，計全道，我們是從關裡來，兄弟你還是仍然吃着這行，韓寶奎道，計大爺不必回，我是萬不得已，這是被師妹們所約，來到關外替師妹們報仇，計全等也不追問。韓寶奎見所來的老少英雄足有二十多位，當時請英雄上山，依天霸的心意就想走，韓寶奎道，黃大人還是暫到山上歇息歇息，我們這裡已把納將軍劫下，請黃大人看看孝女報仇，一邊說着，指着四位俠女道，這就是我恩帥最後收的四個女弟子，天霸見這四位姑娘之中倒有兩個殘疾的，可是容貌倒是不醜陋，當下聽說把納將軍劫下，隨向李煜道，七叔這事我們倒不能管了，納將軍是朝廷恩封的顯吏，非同平常的小官，倒得問個明白，李煜道，我們和問問也好，韓寶奎立時令弟兄們列隊迎接，夏大雄問起天霸等怎會二路聚在一處，天霸把紅石山玉明島遇多隆泰及秦皇島二寇行刺的事，說了一遍，夏大雄把盤龍山十雄打豹的事，也向天霸說了一遍，一邊說着，留神看山裡的情形，果然不像佔山爲王的情形，只不過籍着這一帶的山路，盤旋曲折，容易隱跡藏形而已，半里多地才到了裡面，見裡面就着兩峯夾峙天然的門戶，按了一座柵欄門，裡面倒極其寬闊，寨門內的騾馬全盤在平坦的地上，前面一排木石塔的矮屋，屋子不過粗具形式而已，當下一座較大的屋子，就算聚義廳，果然是因陋就簡，不像久居的所在，來到裡面，衆人滿落坐之後，天霸向韓寶奎道，你此次劫掠納將軍，尊帥可會知道，韓寶奎道，我恩帥太湖赴翠雄會，沒在京都，並不知此事，此時賀秋蓉向前說道，黃大人，這事不必問我帥兄，全是我姐妹四人起意，我姐妹家落

個七零八落，全是被這賊官所害，我庶母是因，下邊姦字沒出口，覺得自己是個姑娘，不便說這種話，遂改口道，因為被他搶去，想強行霸占，活活被這賊官打死，我天倫生生氣死，幸虧是我師傅把我們撫養成成人，又教給了一身本領，我這活到今日，全是我師傅的恩德，這賊官出京多年，沒找着他的下落，好容易找着了這賊官，我們焉肯再把他放過，天豈道，姑娘，你們這麼辦可有些說不下去，賊官雖然作惡為非，總是朝廷封疆大吏，自有國法能處治他，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可以告他，殺官如同造反，倘若傳揚出去，國法難容，賀有蓉面色慘然道，黃大人你老只顧這麼說，我們的不共戴天之仇，恐怕今生難報了，歷來是官官相護，憑我們一個平民之女，想要告有權有勢的官員，那不過是以蛋擊石，別想動他一指，我們姐妹也想開了，只要給父母報了仇，就是死也瞑目了，剛說到這裡，就聽外面喊道，你敢謀害本將軍麼，這聲音沒止住，就聽撲赤撲赤的，跟着慘叫起來，衆人全往外一看，只見賀秋貞賀秋芳已把納將軍，及他的兒子兒媳兩個妻妾全殺了，只有一個婦人跪在地上叩頭求饒，納將軍被扎了兩劍，全不是致命傷，一時未能死，尙在地上來回的亂滾，賀秋蓉說了聲便宜了你這狗官吧，一劍劈去，把納將軍的腦袋砍下來，也是他一生淨作淫孽，得了這麼個結果，賀秋貞剛要殺那個婦人，賀秋芳一把將妹妹攔住，賀秋貞道，姐姐這不要心慈面軟，斬草要除根，免得將來一場大禍，李煜見跪的這婦人品貌端莊，戰戰兢兢跪在那裡十分可憐，遂生了惻隱之心，向那婦人問道，你是納將軍的什麼人，那婦人哭着道，妾是納將軍的繼配，求大王爺開天地之恩，饒了小婦人母子二命，李煜道，你兒子在那裡，那婦人道，妾身身懷六甲，不久就要分娩，求大王爺們開恩，可憐

腹中兒子沒有罪惡，饒小婦人一命，我母子感恩不盡了，李煜道，你丈夫作惡多端，這是冤怨相報，你不要怨這位姑娘意狠心毒，他全家都死在你丈夫之手，說話間天霸湊了過來，向李七爺道，論起國法難嚴，一刀不許傷二命，只是若把他放了，若是走漏風聲，也是一場禍事，那婦人不住的叩頭道，若能饒我母子二命、小婦人情願削髮爲尼，只把生的孩子給納家留後，今日之事小婦人若是對旁人提一字，教我死不得葬身之地，賀秋芳道，你只要這麼明白，我姐妹決不再傷害你母子的性命，可是只能饒你母子一命，別人就顧不得許多，剛說到這裡，再看那幾名丫環從人，及他們護院的教師假劍客董峯全不見了，剛要查問，只見杜林抗着大鐵鍬累的吁吁直喘，天霸問他那裡去了，杜林道，我把惡奴全活埋了，免得他們走露風聲，將來就許從他身上犯案，天霸道，你怎麼現在這麼明白，杜林道，道兩天沒吃蒜薹就羊肉，心眼裡明白，要是一吃油膩就糊塗了，天霸等點點頭，計全道，這個保鏢的是把他放了，還是把他收下，杜林道，我也是這麼問，天霸剛一沉吟，就覺着身後竄過一人，一鞭下去，把五虎鏢店的韓寶珍砸了個腦漿崩裂，立時死於鞭下，濺了天霸一身的腥血，天霸看時正是丁猛雄、邊喝叱道，你們這全是瘋了，怎麼不問皂白就擅自傷人，丁猛雄道，黃大人別着急，這小子我早看着他不順眼，放了他將來定是大禍，把他弄死免災去病，天霸對於這種渾人也無法，韓寶奎道，黃大人不必埋怨了，五虎鏢店在關東行同土匪，到處招擾百姓，弄的怨聲載道，這次把牌匾給他摘了，教他在關東道上無法立足，也算爲黎民百姓報仇了，當下把事情已算決定，那賀秋芳道，我跟我二妹妹早已決定，只要報了我家的冤仇削髮爲尼，清修古寺，與梵魚貝葉終了此生，再不動紅

塵之念了，李七爺點點頭道，賀小姐能够這麼解脫很好，本來紅塵中是非非，冤冤相報，幾時方休，人人全能這麼明心見性，世界上何愁不永慶昇平，萬民樂業，趙璧道，老爺子這麼大年紀，別瞪眼說瞎話，咱們這是剿山破寨，跟殺人放火何異，修行的人能作這種事麼，這句話問的李七爺張口結舌，惡狠狠的瞪了趙璧一眼道，你再胡說，我要掌你的嘴，趙璧忙閃開，這時杜林用大鐵鍬把韓寶珍及董峰的死屍，也給刨個坑埋了，大家重回到大廳裡，彼此一計議，天霸向韓寶奎道，你師傅已隨我們羣雄會的人，够奔連環奎，他們姐四個來到關東，你師傅毫不知情，這時還是先保護他們回去，免得將來受你師傅的責備，韓寶奎道，此次帥妹跟我到關外來，我頂着莫大罪名，這還算好，仇也報了，師妹也平安無事，我恨不得飛回北京城，把帥妹們都安置在家中算是交待了我的心事，天霸道，這還是正理，韓寶奎道，我手下這班弟兄們，也想把他們散去，教他們先洗手緣林道，連我也不願再在關東道上遊蕩了，趙璧道，你這麼辦還是真對，五虎鏢店只鏢頭一人被擒，逃走了四人，未必就肯甘心，勢必想來報復，雖然是不把他們放在心上，可也得有個防備，不如一走了之，免得許多牽纏，韓寶奎道，趙老爺說的極是，我決定散衆燒山，劫得賊官的這幾十萬金錢，應該怎麼處置，天霸道，納將軍一生貪賊枉法得來的，完是民脂民膏，把他分作四份，給納夫人一份教她回到關內，自己修蓋庵堂，不管他是出家，也不管他養老，這是對的過他了，給他姐妹四人留一份，作爲補他家遭禍的損失，給本山的弟兄們留一份，分散開教他們都各自回家，各安生業，餘下的那一份歸韓賢弟你，也算作爲你洗手不幹的一點報酬，韓寶奎道，黃大人所分派的，我當遵辦，不然我可不敢領這一份，

求黃大人把他賑濟災民吧，天霸道，你不必推辭，就這麼辦吧，你這一份，你願把他作善舉，那在你個人了，我們現在有事在身，沒有這種工夫辦這種閑事。李七爺佩服天霸處治得富，遂即按照天霸所分派的，把將軍的銀兩都分好，韓寶奎把手，弟兄都給了生活的費用，當日打發他們各自回家，不准再作惡為非，弟兄們全都散去，天霸見這山上不能住，催着韓寶奎帶四位俠女起身，放火燒山之後，英雄是四路合併共四十八位一同起身，韓寶奎及四位俠女等還回北京城，那賀秋容，賀秋芳，如兩個因為有殘疾，立志不嫁人，到了北京城之後，果然跟那納騎軍的夫人一同出家，賀秋菊，賀秋芬還作一番驚人事業，下文書自有交待，且說天霸等衆人起身之後，天已竟不早了，走出去不到二十里，天漸昏黑，杜林跟了英雄兩人見天色已晚，立時大喊大鬧道：「今天眼看着要挨餓，這不是成心找罪受，人是官的，肚子可不是官的，想教挨餓可不行，誰出主意，誰想法子，這兩八一起鬧，天霸是竭力壓服着，不教兩人鬧。」隨向英雄問道：「那位認的這條道，最近可有鎮店，公孫玉跟楊春也沒走過這條道，還是新收的兩獵戶倒走過這條道，姚冲向大霸道，黃大人，我們倒認得這條路，再走十里就是一面坡了，那裡是大鎮店，我們趕到那裡住店吃飯都方便，杜林一聽有了指望，立時挺起高興，衆人脚下加緊，趕到了二更時，只見遠遠一片的紅光冲天，了英雄大叫你們看，那邊走水了，好似真龍天子出現，趙壁道：「你別胡說了，那是燈火之光，一定是到了一面坡啦，姚冲道，不錯，前面正是一面坡，趕到近前，進了鎮店口，就見路西有一座大店，這店真有一頃多地大，店房裡講究能容五百匹駱駝棗子，二百輛大車，還能住幾百客人，這種店也就是在關東口外有，要是關內別打算見着這樣

大店，凡是趕牛羊的販子，一趕羊羣就有千八百頭，那位說怎麼我們所見的牛羊販子，最多趕着一二百頭，沒有見有那麼多的，其實那是已竟全賣完了，要是一二百頭連沿路的挑費全賺不出來，閒話不提。且說當時羣雄到了一面坡，忽聽一陣鑼聲出在這座店內，天霸等一聽，就是一怔，因為懂得這鑼聲音，是綠林道一種招集黨羽的號令。李七爺說，這准是賊店無疑，我們要看看他是殺害客商、可不能不管。李七爺道，這座大店要是賊店，可不能輕動他，店家只要是賊，至少得有二百人，我們不知道內裡的道路，如何冒然在裡闖，怕的受了人家暗算，天霸道，既這樣我們還是人分四路，分四面任裡進，就可以互相接應了。李七爺道，就這麼辦吧，這四十多位老少羣雄內，就是新收的兩獵戶是外行，姚冲道，衆位我可是多說話，人家這座大店，不許裡面辦別的事嗎？要是團練們鳴鑼齊隊，保護人家一面坡，我們楞在裡一闖，人家再疑心我們是賊，豈不是糟。趙璧笑道，你們二位真叫外行，我們出來辦案拿賊，要是淨辦錯了，那淨刺了教八家灌冰啦，你們二位跟着擊好吧。姚冲一邊答應着，心裡說，敢情這些官面全是作賊的山身，不提姚冲心裡暗笑，且說天霸把羣雄分為四路，自己帶計全朱九祖等，奔止北面，李七爺仍率第一路的原人奔南面，夏天雄帶十雄奔了東面，趙勝與公孫玉等奔了西面。四路分開同奔這座大店，單說天霸這路撲奔了北面，來到店門前，見店門緊閉，店的牆垣高大，周圍蓋的像風火牆，非常的堅固，天霸頭一個縱上牆去，竄高縱矮，就屬計全差點事，趕到了大牆上，往裡一看，天霸也覺着這座店在關內實在的少有，一眼望去，簡直的看不見對面有多遠，看了看下面一排的房子是最前面，大約是一道偏院，趕到越過這層房子，只見下面不斷的有掌

着燈籠火把的，來回亂穿。天霸聽了聽，這聲音滿山在最後面。亮子火把也是後面多，遂一同够奔後面。越過了第五道院，這才看見一道大院子，大約總有二十多丈見方，下面一層層的賊人，全是短衣襟小打扮，各執刀槍棍棒，舉着幾十把亮子油松，照耀着如同白晝，只見靠南面牆上站定一名老賊，髮賽二冬雪，鬚似九月霜，面如古月，目似明星，紫巍巍張臉面，捧定一對鐵棒，兩奔站着四十多名打手，全是長槍砍刀，在那老者的身旁，尙站定兩兩女子，全長的千嬌白媚，在燈光下越顯得嬌麗動人，全抱着綉絨刀，在兩個女子的身旁，尙有五個少壯的賊黨，一個個像貌兇猛，也有抱着鐵錘的，也有抱着軋油錘的，在院當中正有一羣賊人動手，天霸長身形細一看，回身招呼道，衆位趕緊拉兵力吧，下面是我們第六路的人，李三爺等也一長身，趕情正是尙家台的老三，神彈子李五爺，英雄丁萬亭等跟賊黨酣戰，你道尙家台三老及李五爺等，全是久走江湖的英雄，怎麼會住了賊店，原來第六路從太湖起身，關裡的道全熟，他們這一路計有石寶珍，尙瑤珍，秦國，張興霸，彭紀珍，何玉霸，丁萬亭及四矮，丁元，丁亨，丁利，丁貞，李公然，神棍羅漢法全，沿路上曉行夜宿，毫無耽誤，這天來到關上，由李五爺回關上報告，自己是北京城的飛龍鏢店達官，出關訪友，他這鏢頭的名姓，真有個名頭。關上的守關兵給了十足的面子，讓他們過去。這一行人出關沒有多遠，只見迎頭來了一人，遠遠的着着面熟，李五爺道，你們衆位看對面來的准是熟人，法全道不錯，我也看着像飛天玉虎張景龍，果然來到近前，正是張景龍，李五爺一打招呼，張景龍忙向前給李五爺等行禮，尙家台的二老也全是熟人，彼此叙別後之情，李五爺道，這是從那裡來，張景龍道，我還是幹着保

鏢買賣，這是保着一蹶不振，是販細藥的客人，他們是販牛黃狗寶，麝香梅片等貴重藥品，他們走暗鏢爲是過關省關稅銀，所以我還是保的來回，這是把客人送可了仍回關內，老英雄們，怎麼那般年歲，還收拾這種舊行當，這是墜下大票的買賣吧，尙二爺道，你可把我們糟踏苦了，我們有當賊的癮吧，張景龍道，這倒怨我失言了，衆位這是在那裡去，李五爺道，我們這是奔口北連環套，遂把失御馬黃大霸奉旨拿賊的事，遂向張景龍說了一番，張景龍道，原來出了這種大事，既然這樣，我倒要隨衆位少效微勞了，神彈子李五爺道，賢弟你隨我們一同走吧，羣雄下帖也有賢弟你的帖，黃副將還不斷念叨賢弟，張景龍道，這次出關有多少位，黃副將等怎麼不見呢，李五爺道，我們是分爲九路離的太湖，全散開走的，怕一塊走過於招風，一共有一百餘位，這次南北各省的出類拔萃的英雄全到了，黃副將自領一路人單走，我們是一撥單走，原定的是秦皇島集合，不過這次九遂的羣雄誰肯示弱，誰也不肯在秦皇島等着，不用問，全奔了連環套，簡直是那裡集合呀，張景龍道，既然如此，我們也够奔連環套，李五爺道，關外的道，我也是多年沒到，不大很熟，張景龍道，我倒可以作嚮導，這一帶小地方我摸不清，大地方還可以說的上來，李五爺道，那很好了，於是隨張景龍一同起身，走了兩天倒也平安無事，這天往前走，四五十里，沒趕上站頭，衆人從一早起赶路。到了午時過水米沒沾牙，全是乾渴異常，丁氏四矮直喊，張景龍道，你別胡鬧，關外這種地方就是這樣，咱們這蹕道，斜着走的，所以跟官家驛站，總身背着，趕上大站算便宜，趕不上大站只好在民宅投宿，今天這一站整够七十里，再走二十多里，大約是一面坡，就住下別走了，要是到一面坡嫌天還早，再往下一赶路准得受

罪，尙二爺道，好吧，咱只要找着大鎮店，一定落店，衆人努着力又走了二十多里，果然到了一面坡，這陣倒近，真是大站頭，一進鎮店不遠，見路南裡一座大店，從旁邊大牆看着，就知道這座店足有一頃多地，從東牆角到店門，就有五六十丈長，店門兩旁的牆上有黑油的大字，足有一丈見方的大小，左邊是仕宦行台，右邊是安寓客商，門頭懸着一塊大匾，黑匾金字是萬全田家老店，門旁的對聯，是孟嘗君子店，千里客來投，橫楣上是賓至如歸四字，門口有三四個店夥，全帶着關東白毡帽，紫灰布的棉褲襖，青布腰帶，站在門口兜攬客人，一見李五爺一行人到了，店夥全迎着點頭哈腰的招呼，爺台們別往前走啦，田家老店是一面坡的老買賣，店錢飯錢全公道，可着關外也沒有比我們這買賣大的，准教客人住完了，痛痛快快的走，你老有大宗的牛羊羣，只管下店，這裡有最寬闊的園子馬棚，有千八百頭，自管往裡趕，准保給你老滲不了羣，這一招呼，李五爺等現在是又餓又渴，別說是這麼大店，就是睡夥炕的小店，也將就，當時隨着店夥進了店門，店夥先把櫃房的門拉開，向裡說道，這十四位爺台得住好一點的屋子，掌櫃的看往那裡讓他們衆位，衆人正在由別的店夥領着往裡走着，赤鬚蒼龍石寶珍無意中往櫃房望了一眼，見門裡站是一位老掌櫃，鬚髮斑白，可是兩隻老眼，光華閃閃，挺着腰板站着，毫沒有一點老態，赤鬚蒼龍石寶珍乃是老江湖，還有個看不出來嗎，就知道老四准有工夫，只聽那老四答道，把他們衆位讓到中院第四十號房內住吧，夥計們答應着，遂領着衆人先奔了東邊的偏院，出了嘴門衆人一看，好大的地方，這道院子足有四十丈見方，一排排全是矮園子，裡面全有整羣的牛羊，不下數千頭，這道頭道跨院，後面又是一道廠院，全是馬棚，足容開五百

匹馬、過了這道院子，轉奔了當中的院內，是一所三合，沒有東房，店夥指着北面的三間寬大的屋子道，衆位先到這屋裡落坐。這兩間西廂房也歸爺台們住，衆人剛一登台塔，梅花小鹿彭紀珍不由得响了一聲，眼前有一件異事驚人，要知彭紀珍看見什麼服的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二回 羣雄夜宿一面坡 田英敗走班家寨

詞曰 懶與坤乾担此憂 振衣徐步出瀛州 清風明月爲三友 荒草斜陽共一丘

夢來夢去皆是夢 愁多愁少總成愁 從今別却江山去 不管人間春復秋

幾句殘詩念罷，書接上回，且說彭紀珍一上台塔，不禁啊了一聲，剛要說這是賊店，這字才出口，李五爺用胳膊一碰，彭紀珍急忙改口道，這三間上房真豁亮，原來這三間屋子，東西兩間屋子全有一尺見方的貓道，彭紀珍一看就知道是賊店，因爲自己當初聽趙壁說過，江湖路上種種害人情形，故他一見就識，神彈子李五爺也知道這店有毛病，只是自己歷來慎重，怕彭紀珍莽撞了，萬不是，楞說人家是賊店，人家決不肯饒，遂暗暗示意彭紀珍不教他說出來，當時一同來到屋中，店夥張羅着打臉水泡茶，候店夥出去，張景龍道，彭大哥，你方才是看見什麼驚怪起來，彭紀珍道，看起來好人裡也有壞的，小人裡也有聖人，李五爺道，你這叫什麼話，彭紀珍道，我想起趙壁來，全說他不是東西，我今日才服器他是聖人，往後我見着他，得招呼趙聖人了，石寶珍道，趙壁那小子萬不是人，要是拿他當聖人，那可真把聖人罵苦了，彭紀珍道，你們別一概而論，趙壁雖不是東西，可真經的多見的廣，他當初跟我說過江湖路上，種種取財的法子，就只賊店就好幾種，有皂王店

·有財神店·有虎眼店·皂王店屋中全有皂王爺，客人要是一問他們，他們就說：這裡的客人常伴帶家眷的，以前包月的客人很多，他們全是帶着家眷，故此每屋裡全有皂王，其實店裡是鑄皂王爺的香爐點薰香，他們所用的香力量很慢，點的時候，要是三爐香，內中有一柱是薰香，當才點着時，店夥怕客人們起疑心，自己必要嗅一鼻子，赶到香烟滿了，客人一個也走不脫，那財神店是檢那大間的客屋子供財神位，也是用這種薰香害客人，寶珍道，彭爺，你先說咱住的這個店，是怎麼一個路子吧，彭紀珍道，這個店留這種貓道就是害人用的，聽說這種店可不多見，內地裡他少，就是關東道上也沒有多少家，因他們明說是留的貓道，可不是貓從這種地方出入，他們是練出一種靈猴子來，赶到夜靜更深，猴子就能出來害人，這種猴子所使換的器械名曰透鞭錐，只要被透鞭錐扎上准死，所以這種店是黑店的最厲害的一種，大家一聽，不禁連連點頭道，這種事隱隱約約聽見說過，就是誰也沒經過，這倒可開開眼，剛說到這，店夥進來問爺台是吃客飯，是單點菜，石寶珍道，我們吃客飯，單給添四個菜就行了，當時店夥答應着，就要出去，石寶珍道，你先別走，店夥回身道，爺台有什麼事，石寶珍道，你這裡怎麼留了這麼大的窟窿有什麼用，店夥毫不遲疑的答道，我們這關東一帶的耗子比內地裡厲害，有什麼糟踐什麼，所以非養活大貓鎮服不住，我們這裡的貓准比內地裡大的多，你老不信我給你老抱一個看看，店夥出去，一會的工夫抱進一隻黑白色毛的貓來，果然比內地所見的大，石寶珍點頭道，這種貓真比我們內地的大得多，店夥見客人深信不疑，遂仍把貓抱走，赶到店夥出去，石寶珍道，彭爺你看店裡既是養活着這麼大的貓，就沒有可疑了，彭紀珍道，淨憑他們說不算，

這句考查，說着遂到貓道前，低頭從貓道的洞子上捏下一撮毛來，向大家說道，你們看這洞上的毛是什麼顏色，大家一看，這撮毛是灰色的，這才知道是猴毛。大家至此深信彭紀珍的話不虛了，跟着店伙進來開老飯來，衆人全存了戒心不飲動酒，飯吃到半截，天已黑了，立時掌上燈來，大家一計議，應該如何對付店家，那丁萬亭道，凡事眼見爲實，耳聽爲虛，雖然是在貓洞子發現了猴毛，可是究屬揣測之事，我們莫若再探探他們的內幕情形，免得錯疑了好人，丁萬亭這個話說出來，大家全深以爲是，就見丁元放下快子出去，衆人並未理會，尙瑤珍道，我去到外面查看一番，神棍法全道，尙二爺不用去了，丁元大約去查看店中情形，趕情丁元真是暗暗撲奔後園，繞過一層院落，見跟自已住的這道院，只有一牆之隔，也有一道小院，可是院門緊閉，寂無人聲，只有一陣陣支支叫的聲音，丁元聽了就是一怔，看看左右無人，一縱身上了牆頭，單臂跨住牆頭，微一長身，爲是先看看院子裡有人沒有，要是一個猛勁，翻上牆，萬一院裡有人站着，准得被人看見，這就是夜行人應當仔細的地方，且說丁元一長身，把自己盤得幾乎出了聲，只見這道院子四四方方的一道小院，靠東面是牆，西北南三面全是五尺進身的厦子，可着一面牆的長短，在這厦子的簷前都掛着紙燈，在這種暗淡的燈光下，看見厦子裡有四五十個小猴，這種猴最大的，不過二尺，都有練子拴着，只能在厦子裡跳躍，可出不來趕到一細看時，丁元幾乎嚇出聲來，只見有兩頭猴子，都拿着一枝一尺多長的透哽錐，地上都是木板鋪底，無故的克崩一響，只見從西北角上，兩面厦子轉角處，一扇木板門開了，從裡面出來了兩個假人，也看不出是皮的木的，地上滿有走線，直奔了兩面厦子前，趕到了厦子前立住不動，猴子就

像紅了眼似的，照定了假人的影子就是一錐，只聽撲赤一聲，透硬錐已扎進去，這個透硬錐有倒鬚鈎，扎進往回下一帶，只見小猴子把錐上掛的一串棗，抓下來就吃，跟就又照肚子一錐，這錐扎進去，往外一帶時，棗子，棗落了一地，猴子把透硬錐一扔，只顧低頭去搶地上的食物，丁元這才知道假人是皮製的，就在猴子扎空了時，皮人叭的一聲，仍然退回去，丁元驚得一身冷汗，心說這種猴子練的非扎人的咽喉肚子，找不着吃食，養成這樣習慣，在晚間放出去，自然是見着人就是一透硬錐，這樣錐扎上准死，自己趕緊飄身落在墻下，悄悄回到前面，先到門外看了看，屋中並沒有店夥，這才進到屋中，見大家業已吃完了飯，李五爺道，茂文你幹什麼去了，丁元遂把所見的情形，向大家一說，張景龍道，黑店的賊人太已萬惡，用這樣陰損險惡的手段害人，實在可恨，我們應當給商旅除害，尙家台三老都點頭道，李五爺道，據我看不用等咱們除害，先防備別教人害了今夜都不要大意了，在三更天節可以先歇息歇息，店中就是下手害人，也得過了三更，丁萬亭道，反正時刻防備着，別大意就是了，大家計議已定，分在東西兩間屋內歇息，到了一更一過，東屋裡是彭紀珍守貓道，西屋裡何玉竊守貓道，外面剛打三更，果然貓道那先遞進來透硬錐，跟着一隻猴往裡鑽，被彭紀珍娘何玉竊，一個用刀，一個用鞭，把小猴給弄死，石寶珍李五爺等都抄兵力起來，李五爺遂用江湖話說道，梁子密的密口西的汪點馬，放攢脫條吧，李五爺是故意的用這樣話試試他們，教他們知道這撥客人是江湖道上的朋友，所說那兩句黑話，就是告訴他們，賊窩子的掌櫃的夥計們，明白的老實睡覺，是說我們都是行家，咱們各不相擾，那李五爺話未落，就聽四面上有人高聲喊，小子們亮青字別教他們

逃脫了，跟着官郎郎一棒鑼響，跟着各院的串鑼齊聲，羣賊竟敢亮起燈籠火把亮子油松，在院中叫陣、尙家台三老、李五爺都往外一撞，只見靠南牆下站定一名匪首，髮似三冬雪鬢如九秋霜、面如古月、目似朗星，抱定一對鑼鐵棒、威風凜凜，身旁站着年輕匪黨十餘名，還有四個千嬌百媚的姑娘，其餘盡是打手們，各執刀槍棍棒，各處的鑼聲還是響着縷縷不斷的往這院中聚，石寶珍一見賊人的聲勢、頰爲浩大、那老賊名曰鐵棒子田英，當初在內地也是赫赫揚名，跟獨霸山東鐵羅漢竇二墩是把兄弟。田英曾炸過蘇州府獄，救過竇大墩之女，自覺竇二氣走河間，田英先跟竇大墩約定，弟兄二人還是在一處幹，只是竇二墩跟黃三爺的深仇未報，頭次走關東，認小王霸王周通爲師，棄棍學的。趕到一找黃三爺，無奈黃三爺病已垂危，這才二次走關東、跟田英約定，只許是在關東立住腳，必要請田英出關相聚。麒二墩到了關外，是五年的工夫盡交朋友，後來在連環套站住腳步，自己得了美號，稱爲猛麒麟。佔據連環套招納亡命，成爲百獸圖，此後一天比一天的聲勢大了，田英後來聽見竇二墩業已立住腳步，遂投到關外，來時把自己的三個兒子，兩個女兒都帶來，趕一到連環套，見這裡一片的叢山峻嶺，層層疊疊，各處的山口滿有卡。所有的各寨主，都是各處成名的綠林道歸附來的。竇二墩一聽拜弟到了，遂擇隊相迎，把田英迎到山上，老弟兄見面常有帶親熱，各叙別後之情。田英教兒子赤面紅蜂田雲璋，金面黃蜂田雲佩，白面銀蜂田雲鐸，女兒田玉花，田翠屏，都給竇二墩叩過頭。竇二墩哈哈一笑道，賢弟你這比愚兄強的多，你看我們弟兄同是這般年歲，你居然有兒有女，我現在依然是單孤獨一身，無依無靠，看起來還身賢弟你福德比劣兄厚了。田英道，兄長不要這樣說

可不是我說現成話，還是兄長沒有家室之累，可以任意闖蕩江湖，換個地步說，兄長要是像我有這般累墜，只怕走關東到北口，未必教你這樣任意而爲，像小弟我這次到關東不就是个比例嗎就不能扔下他們自己走，何況我這一堆兒女沒有一個有出息的，我就認了命了田英說這話時，他這三個兒子和兩個女兒都低下頭去，連一聲也不敢言語，原來田英武學實在有功夫，自己三個兒子都是自己一手教成，並且還有好幾個徒弟，也都是成名的綠林道，三個兒子跟隨自己流落江湖，不過是門裡出身，尙屬不爲之過，只有兩個女兒學成了一身藝業，自己可管不了啦。大女兒田玉花，綠林道揀了個綽號叫賽貴妃，二女田玉瓶，綽號叫狠姐已，姐倆個各人學了滿身武藝，刀法純熟，竄高縱矮，無一不精，受異人傳授善打迷魂帕，只是天生來的淫蕩，更兼又愛修飾，塗脂弄粉，顧影自憐，俗語說的好，冶容誨淫，漫藏誨盜，這姐倆既是天生來的尤物，又好修飾，惹得一般貪淫好色之徒，趨之若鶩，田玉花還稍知自愛，這三姑娘不知羞恥爲何物，天性淫亂，招蜂引蝶，毫無顧忌，不過只背着田英一人，究其實田英也不是不知道，不過自己也管不了，只好裝聾作啞，由着他們闖去，田玉瓶最厲害不過，只許結識上一個男子，非把他折騰死了不撒手，所以得了狠姐已的綽頭，好在他所結交的都是綠林道採花淫賊們，死在他手中，也算得了天報，正人君子那會跟他到了一處，這次田英到關外，因爲是竇二墩已然得了勢，自己投奔他爲是藉着連環套的勢力，可以施展自己本領，在關外作一番事業，芳得虛度一生，可是還有一點私心，爲是把兩個女兒帶來，有相當的主，給他兩人找個婆家，芳得再給自己現眼，其實這不過是田英心強命不強，這些閒文不在話下，當時竇二墩道，賢弟你不必這麼

想，我們闖蕩江湖的人，有什麼看不開的事，兒女們的事不必認真，由他們去吧，賢弟穿此來是爲了何事呢，竇二敦問的田英一怔，自己心裡十分不快，暗想我們弟兄非同泛泛的交情，怎麼問起自己這種話來，我到關東口北，不是爲投奔你來，還有何事，你這才叫明知故問，當時心裡雖然是這麼想，面上可不便掛出不快的神色來，遂含笑說道，我到口北是投拜兄而來，沒有別的事，竇二敦道，賢弟，這連環套你可呆不了，田英一聽，竇二敦的話，自己忍無可忍，遂冷笑一聲站起來道，拜兄，我數千里投到口北，萬不料兄長這裡不能容我，我田英自己是大意了，拿自己太不當外人，這算我不度德，不量力，咱們再見吧，說罷，走起來就走，墨麒麟張鐸等全站起相攔道，老英雄不論如何不能走，竇二敦哈哈大笑道，賢弟你的性子也太急了，素日全說我性烈如火，趕情賢弟你比我的火性，還大三分，你倒是容我把話說完了，再動怒不遲，田英道，兄長既不念當年結拜之義，還有什麼說的，竇二敦道，賢弟此言差矣，我竇某自出世以來，是血心交友，來到關東也仗着朋友們捧我才有今日，我豈肯對賢弟忘了當年結拜之義，我說連環套賢弟你不能呆，我是另有心意，因爲這連環套內，我的膀臂弟兄一百餘人，嘍兵們不下數千之衆，豈能不教他們嚴法令守，賢弟你看我這麼大的山寨，令由我出，有犯山規的我決不肯容情，故此把麒麟崖玉獸坡，整頓的鐵桶一般，不論親疏遠近，有敢犯我山令的我決不顧絲毫情面，賢弟你在本山勢不得居於人下，可是我對於賢弟你，如何敢按本山的人那麼管束，只恐怕日子一長，非傷了弟兄的和氣不可，故此不敢教賢弟在本山帮忙，我想離開連環套一百八十里，地名一面坡，那是從關裡來的咽喉要路，賢弟在那裡立起座店來，可以給本山作爲總卜子，

若有大票的買賣，只要是離連環套二百里內給本山送信，我們派人下山去作，有小票的買賣，賢弟你自己也可下手，並且可以接應四路。凡是下山作買賣的，也可以有落脚的地方，田英一聽忙答道，這倒是我的性太急了，賈二敦道，我們弟兄何必客氣，當下賈二敦給田英撥了一萬銀子，田英遂帶領兒女在一面坡開了全興田家老店、本大利寬，把這座店整理的勢派非常大，他這座店平常可輕易不作買賣，孤行客人不下手，婦孺有家眷的不下手，趕到後來、自己的徒弟玉面喪門何元慶，黑面吊客何元龍，陸地陽魔張國亮，夜行陰魔張彥明，笑面無常紀得勝，這五個兄弟全是武勇絕倫，全知道師傅在一面坡很得意，遂來到這裡投奔了師傅，那小蜜蜂宋起也趕來了，這小子貪淫好色，是爲找田英的兩個女兒來的，田英是用十二分的精神，把這座店整理的非常發達，那紀得勝還有個綽號叫靈心，天生來的心靈性巧，善造削器埋伏，他出的主義，練就了一羣靈猴，造出消息皮人來，練的這羣小猴們全練的是慣用透哽錐，他們在餓急了時候，非得把皮人咽喉扎了，或是肚子上扎，才可以有食物吃，這樣養成習慣，趕到要下手那一撥客人時，把猴子放進去，猴子見了活人，也指望能扎出吃食來，只要被透哽錐扎上准死，這種透哽錐是純鋼打造，尖子上全有倒鬚刺，只要往外一帶，被扎的人當時就能氣絕，猴子又身勢輕靈，只要教他貼近了生人決難逃得性命，田英利用這隊靈猴，作了不少的買賣下來，今夜見這撥客人醒了攢，要用武力收拾這水買賣，當下李五爺等這一撞出屋來，見賊人勢極猖狂，石寶珍用手一指道，老賊，可惜你這般年歲，竟敢作這種殘忍害人之事，今夜遇上我們，是你的報應到了，田英心銀髻一理道，老兒你發此狂言，有何本領，趁早叩頭求饒，還許饒老兒你一命

，若敢耀武揚威，管教你們死無葬身之地。張景龍嘩啦啦抖十三節枯骨亮銀鞭，縱過來一聲斷喝，今夜若教賊子們逃得性命，我枉稱飛天玉虎了，話到人到，亮銀鞭奔了田英，賊黨中縱出一名賊人，把張景龍攔住，一對鎗鐵錘，一隻找亮銀鞭，一隻奔張景龍的胸膛便點，張景龍一撒招，往旁一錯步，讓過鎗錘，一打量這賊人，只見這賊人長得三分像人，黑面黑皮黑而無光，眉如線，眉梢下垂，兩隻三角眼白眼珠，黑眼珠如豆，真正是形如吊客，恰似喪門，手使這對鎗鐵錘，倒是十分沉重，張景龍不敢輕敵，跟着把鞭的招數施展開，鎖打纏拿，這條十二節亮銀鞭真似銀龍飛舞，這賊人的錘法也不弱，更兼力大錘重，張景龍反倒不敢拿他的兵力。因為怕沒有人家力氣大，若是兵力攪在一處，就許受了人家的制，書中暗表，動手的賊人，是田英的二徒弟黑面吊客何元慶，就屬他力氣大，跟張景龍走了二十多個回合，不見勝敗賊隊中又縱出一名賊人，來到近前，先當郎把掌中的一對軋油錘一撞，大喝，兄弟你別含糊，我來替你殲死這小輩，張景龍一看這個長的也像喪門吊客，不過面上不像那個那麼黑，這個面色皎白，可是白的也不是正經顏色，如同白紙一般，暗中交待，這個賊人名叫玉面喪門何元慶，這兩對錘上下翻飛，張景龍這條十三節鞭對付他一人，尚不能取勝，如今又添了這個生力軍，自己加了十二分小心，石寶珍向衆人道，賊人以多爲勝，那俺過去接應張爺，丁萬亭摘奪命狼肝縱過去，大喝小輩們以多爲勝，現有老丈要賣會你們這羣小輩，丁爺縱過來奔了何元慶，兩下裡各施展開招數，丁爺這對奪命狼肝已是成名的兵力，走到十餘合，用了招流星趕月，狼肝竟把何元慶的雙錘攔住，老頭子一用力，想要賊人的雙錘拿過來，那知賊人的力氣也不弱，丁爺竟

沒把人家的錘奪出了手，就見賊隊中又過來一名賊黨，身體這份輕靈實在驚人，就見他一個旱地拔葱、竄起來足有一丈五六、正落在丁萬亭跟何元慶的身旁，就見他一對錯鐵拐照着丁爺右臂就砸、丁爺說聲不好，一抖奪命狼疔的練子，立時着學的勁懈了，纏着雙錘的練子一退下來、丁爺順式右臂一幌，把雙拐讓開，左手一理狼疔的練子，右手一帶，奔這賊人打來，這賊人一提腰縱起足有一丈多高，往旁斜着落出六七尺去，丁爺剛要還招再打這賊人，那何元慶雙錘已到、丁爺翻身用狼疔往外一綳，竟把雙錘翻開，這邊石寶珍招呼着尙二爺秦三爺亮兵刃拿賊，石寶珍的意思是賊人是倆打一個、我們何必再裝傻、石寶珍這一招呼，尙家台的三老齊往上撞，賊隊中也撞出一彪賊人，有宋起、田雲章，田雲佩，田雲鐸，這弟兄三人是三對蛾眉刺，連已動着手的共是七個賊人，跟羣雄這一交戰，就在這時天霸等趕到，分四路往裡圍，天霸這一隊比前前面進來的，近着兩道牛羊圈，先到了裡邊，一看是第六路石寶珍、天霸忙招呼羣雄拉兵刃下去接應，頭一個就是飛行小狸貓武殿祥，分水狐李殿遠，賽時遷朱光祖，小靈孤李俊、金弓小二郎褚萬里，這五位各拉兵刃大叫老英雄們退後，我們拿這羣賊，跟着副將黃天霸，神眼計全，黑頭太歲褚彪，金鈞大王鎮蘇杭李廣通，水豹子孫起，獨角蛟孫錦堂，銀甲次王伊虎，全飛身下來，田英一見又來了十幾名老少英雄，只恨得咬牙切齒道，小輩們敢聚衆行凶，攪鬧我的買賣，今夜老丈跟你們拚了，田英身旁尙有兩個徒弟，一個是張彥明，一個是紀得勝，兩人齊觀，老師不要怒惱，管教這羣全來送死有來路沒去路，張彥明一抖雙懷杖撲過來，正跟褚彪撞在一處，紀得勝舞動短把三尖兩刃刀縱過來，正被李廣通截住，兩下裡動上手，田英一看，敵人

的聲勢太大，遂招呼兩個女兒、田玉花、田玉瓶、田玉瓶，亦一同向前動手，就在這時東西南三面的屋頂牆頭有人大聲喊道，好一羣胆大的毛賊草寇，今日休想走脫一人，田英往四外一看，只見那一面全來了不少的人，一半躍下來，一半仍在房上把守，淨算下來的羣雄，不下二十餘位，一個個身形輕快，頭一個到自己面前的遞練子概就點，跟着就是兩個英俊的少年一個仗劍，一個是練子錘奔自己下手，書中代言，這正是夏天雄，賈通，張炳義，田玉花田玉瓶，急忙擋住賈通張炳義，錢亮，趙壁，武震，孫祺，全奔了這兩個淫女，田英此時也被公孫玉，武文鳳，劉耀雄等圍起來，田英一看情形不好，所來的這羣人全是武勇非常，若再戀戰，定要被獲遭擒，一面動着手，一面高聲喊道，弟兄們可別含糊了，這是賊人摘我們爺們牌匾來的，有種的可要齊心努力，有他們沒咱們，送急鑼調四路接應，跟他們勢不兩立，田英一招呼，羣雄們知道賊人是想拚命了，就在這工夫鑼聲震耳，這陣亂鑼敲過，所有四外打手們齊喊了聲圍呀，就在這吶喊聲中全退出這道院，此時房上的羣雄，恐怕賊人破死命的下手，全趕緊下手接應，那知正在動手緊急之時，一聲胡哨，羣賊不約而同的全縱上房去，趙壁大喊道，中了賊人的穩軍計了，追，別教老賊走了，羣雄剛要往房上縱身時，忽然瓦片像雨點一般的砍來，羣雄只有躲閃，那還敢追趕，到了瓦片不飛之時，再上房追趕，賊人已逃得無影無蹤，羣雄等各處搜查了一番，連一名賊黨也沒搜出來，羣雄等十分納悶，趙壁道，可惜這麼些成名露臉的英雄，榜教老賊賺了個納悶，尙家台的三老等全是臉一紅、石寶珍笑道，你那麼聰明，怎麼也來個馬後砲、趙壁道，我也賺住了，秦三爺道，反正你有理吧，當時羣雄聚在一起，大家一商議，店裡還住着許多的販

牛羊客人，必須安慰安慰，免得不明真象，由李七爺帶着小英雄等，掌着燈籠火把，到各院裡把客人全招呼出來，把店裡情形，全告訴他們一番，客人們早聽見廝殺的聲音，吓得那還敢露面，這時一聽店是黑店，店家全是賊人。立時全跪下磕謝活命之恩，李七爺告訴客人們，不要駭怕，仍然各回各屋，天明後讓各人各領各人的牛羊走，一共是十四撥客人，全千恩萬謝的、各自回屋，李七爺轉回前山，見天霸等剛剛把賊人所養的猴子全殺死，所有賊人的違法裝置，完全毀掉，見這座山的後面是賊首住的院落、房屋寬大。院內足有二十丈見方，有五間大廳，裡邊陳設華麗，衆人臺來到大廳裡，白天走了一天的路，夜晚又遇下這種意外的事，全是十分勞累，由天霸提議，大家還是趁天光亮，先歇息歇息，明天還得赶路，李七爺道，我們現在五路合一，不下六七十人。現在我們查查點，這一路大戰賊人，別再短少了我們的人，計全道，七爺說的極是，這麼辦吧，還是按原舊的五路，各點本隊的名劉清蓮，李七爺道，很好，當時大家滿分開各歸各路，仍由第一路點起，除李七爺外，計有趙璧、孫祺、金大力、杜彬，李文忠，李靈德，何昆，藍猛、馬四爸，武文鳳，武震，一共是十二位，第二路是天霸，計全、朱光祖、褚彪、褚萬里，武殿祥，李殿遠，李廣通，李俊、孫起、孫錦堂，伊虎，一共是十二位，第四路是趙勝、公孫玉錢大成。錢亮，秦立功，丁通，甘亮、郭龍，郭虎，張炳義，楊春，共是十一位，第九路夏天雄，王金雄，王玉雄，王喜，馬元雄、劉耀雄，張景雄，趙十雄、杜克雄、套茂雄，丁猛雄，共是十一位，連那新收的獵戶姚冲、孟兆，共計十三位，第六路是石寶珍，尙瑤珍，秦國珍，彭紀珍，何玉霸，張景龍、丁萬亭、李公然，法全，及丁氏四矮，共是十三

位，這五路的羣雄一位不短，共合是六十一位，點了名後，杜克雄，丁猛雄，李茂雄三人，一個勁鬧，淨說歇着不行，肚子不能儘自餓着，天霸等也覺得稍進些飲食爲是，遂教趙壁搜尋廚房中可有什麼食物，可以充饑，趙壁去了工夫不大，回來笑向大家道，有福之人不用忙，廚房裡有十幾鍋饅頭，一大鍋牛肉，准够咱吃的，朱光祖道，你是餓瘋了吧，說說爲是解餓呀，趙壁把眼一瞪道，你不許不理我嗎，怎麼我說出話來，你就不信呢，趙壁一面跟朱光祖吵着嘴，一面招呼一聲小英雄們，到廚房搬取食物，果然不大工夫，用大盤端了七大盤子牛肉饅頭來，趙壁又叫杜林饒了一鍋水，大家喝了一陣，這一來真叫吃飽了食困，杜林頭一個跑到房內倒在炕上，呼嚕呼嚕就睡着了，褚彪道，咱可不能全睡，雖然沒有多大工夫就亮了，也得有人驚醒着，遂分出七八位來坐夜，羣雄分在東西廂房，及大廳中歇意，趕到交了五更，連坐夜的也累了，李靈德、李文忠，全伏几而睡，褚彪也坐在八仙桌子旁，支着胳膊睡着，猛然間就聽外面轟的一聲，好似天崩地裂，震的窗戶全亂響，褚彪跳了起來，大叫別睡了，這是那裡的聲音，李靈德，李文忠，趙勝，錢大成，李廣通，全嚇的站了起來，趕到細一聽，殺聲大起，褚彪道，這一定是賊人去而復返，此時天霸等也被驚醒，全拉傢伙出來，趕到抬頭一看，見東西南三面全上來人，南面是六七名女的，西房上是田英，及他一羣羽黨都又回來，在東面上爲首一名老賊，掌中一杆雙頭叉，威風凜凜，帶着一羣羽黨，暗中交時，這所來的全是平山嶺班寨寨的寨主，花面閻君班天雄，這班天雄也是連環套資三敦羽黨，在平山嶺班寨頗有勢力。這班天雄有兩個兒子，五個女兒，長子名叫飛行夜叉化日毛遂班昆，次子名叫廢天夜叉夜到千家班甯五個女兒

人稱班家五美。大女兒雲霞女班玉娥，二女兒賽虞姬班翠娥，三女兒飛仙女班月娥四女兒雙劍仙姑班鳳娥。賽紅拂班珍娥，這五位姑娘全生得姿容絕代，美貌動人，手下有八個最得力的膀臂。頭一個就是郝希珍，尚有平山寨採花七蝶，外人有恨班家寨的，就給起了個七蝶戲五美，這七蝶是採花蝶崔貴，鬧花蝶崔芳，愛花蝶萬春，繞花蝶董正，採花蝶樊雲，玉蝴蝶白似銀，有個家人名叫小蝴蝶班福，這一干賊人嘯聚在平山嶺班家寨，與一面坡田英還是兒女親家，郝希珍既是班天雄的徒弟，又是班家的門前貴客，只爲班天雄這五個女兒又有姿色，又有武學，這羣賊人終日盤算着，恨不得把這五美謀到手裡，

因爲班天雄的家教太嚴，這些賊人是乾瞪着眼，到不了手，郝希珍對於班天雄有師徒的名分，所以比別的賊人近些，郝希珍看中了師妹班月娥，有工夫在班月娥面前獻殷勤，姑娘是人大心大，情竇已開，對於郝希珍情意，也十分的動心，日子長了兩人情投意合，好在是還沒有作出什麼醜事來，可是兩人已私下約定婚約，男不再婚，女不再嫁，只是郝希珍不論怎麼迷戀着班月娥，可不敢露出點形跡來，對於婚事自己又不好自己開口向班天雄說，實在擠得無法，遂央求崔貴，向師傅提親，崔貴跟他最好，情不可却，遂向老寨主——提說，老寨主班天雄說我對於這件事，倒沒有什麼不願意，不過我與他有師徒的名分，豈能再作翁婿，崔貴道，這件事可以通融着辦，郝希珍雖然是寨主的徒弟，若是教他再投別門。另拜老師，不是一樣能够作親嗎，班天雄道，郝希珍至今未能立起一點事業來，老夫恐怕把女兒給了他，恐他受罪，別的全是小事，咱們全是自己爺們，所以我把心腹話告訴你，你可以告訴他，只要他立志成名，我女兒決不嫁別人，這足對起他了，崔貴見寨主

這麼說，不便十分深說，遂把這番話告訴了郝希珍，郝希珍知道師傅是嫌自己無能，這位班天雄的人性全好，就有一樣，愛財愛小，最貪財愛寶，視財如命，其實這些年在班家寨已積到幾十萬的家私，不過是天生來的秉性，一文錢全是好的，故此全說他是要財不要命的閻王爺，這些閒文不在話下，且說郝希珍一聽老師嫌自己無能，遂負氣離班家寨，來到一面坡，向田英一說，自己要另投別處，彼時田英是剛立起萬全店來，正在用人之際，遂把郝希珍留下，教他在店裡幫忙，不用再投別處，郝希珍也是正合心意，本來自己無投無奔，暫時在此存身也好，再說心中又戀着班月娥，若是遠走高飛，被事給累住了，那倒壞了，若在田英這一呆，跟半山嶺班家寨近在咫尺，有什麼信息，也可得的着，當下遂深謝田英的一番盛誼，並且跪在地上磕頭，認田英爲師，咀裡說是爲跟田英學幾手工夫，其實他是懷着私心，爲是另投門戶之後，好再提親，田英那裡知道他的心事，只道他是看得起自己，心裡十分痛快，郝希巧天生的心靈性巧，自己到萬全店要巴結田英的歡心，遂給田英出主意，店中暗設地道，通着各屋，又單修了一條地道，通着店後，把這座店整理的十分齊備，後來笑面無常紀得勝到來，一練靈猴，造皮人走線害人，比較着從地道進客人屋子害人，強的多了，遂把地道廢了不用，郝希珍在田英這一呆，真是盡忠報國，不論什麼事全是十分盡心，田英見郝希珍十分的可敬，自己閒暇時候，真就教給郝希珍武功，把自己所學，差不多全教給郝希珍了，師徒的感情日厚，田英立住了根，連環套寶，教也十分倚重他們這兩處，田英爲是跟班天雄結合的互相助援，以造成一面坡的勢力，遂向班天雄提親，班天雄也正愁不易給女兒找着相當的人家，本來閩外在康熙年間，全是荒野，多是

遊牧之區，除販牛羊的，打獵的，開墾種地的，沒有什麼大商巨賈，跟讀書的士子，班天雄對於本地的這種人，那裡看不上眼，此時聽田英一提親，是正合心意，遂把大女兒班玉娥，二女班翠娥，四女班鳳娥，許給了田英的三個兒子，可是自己兩個兒子班昆，班寧，也定下田家二女姑娘，只是班天雄不願給兩個兒子早早完婚，怕把工夫扔下，這一來兩下裡是兒女親家，更加近的近了，內中單有那希珍對於班天雄的三姑娘班月娥時刻未忘，一恍過了二三年的光景，那希珍自己積存了千數兩銀子，這大赶上田英閒着沒事，獨自在客廳裡靜養，那希珍來到田英面前一跪道，徒弟跟你老告辭，我要到班家寨見我那恩師。田英道，你在我這呆的好好的，咱們爺們感情又不錯，怎麼無故的想着走，那希珍道，老人家大約也知道我的事，當初我離班家寨是負氣出來的，當初我老師嫌我沒能為，不能立事業，我也覺着臉上無光，遂立志要遠走高飛，成名露臉後再回去，來到這老這裡之後，蒙你老收留不教我走，待我如同自己兒子一樣，所以我這一輩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如今手中積蓄了千八百銀子，打算去孝敬我那老師，教他老人家看着也喜歡喜歡，倒是對他老人家盡了孝心，免得總念叨叨白教了徒弟，田英點頭道，你這話我倒相信，我親家那個脾氣，我是盡知，雖然趁了幾十萬銀子，還是愛財如命，你這時要是這辦一辦，我那位親來進得另眼看待，你那天走，那希珍道，我明天走，好在離這不遠，那時全能來，先前不回班家寨，是因爲無面目去見我那師傅，往後要是往這來，那還不容易嗎，當時田英也沒說什麼，第二日田英給封好了一千銀子，向那希珍道，你把這一千兩銀子帶着，自己願意作什麼用隨便，內裡五百兩是你名下應得的好處，餘者五百兩銀子是爲師的賞給你的，那希珍道，

老師你反倒給我銀子用，我於心何忍，弟子現在用不着許多錢，請老師收起吧，田英道，你不必謙讓，爲師拿出來，豈肯再拿回，你帶着去吧，郝希珍遂謝過了師傅，換了一套極鮮明的衣服，帶着銀子够奔寨家，自己一見師傅的面，把白花花的一千兩銀子，送到師傅面前，說是給師傅留着買點心吃，班天雄立刻笑的兩眼無縫了，向郝希珍道，好小子，你真有志氣，師傅總算沒白教你一場，郝希珍道，老師當初說徒弟我沒志氣，我是立志存錢，這是口挪肚攢的存的，老師你這總可說得了徒弟的濟了吧，班天雄是見了錢，什麼虧全能吃，任憑徒弟說了兩句負氣話，自己毫不介意，郝希珍這一來到，班天雄很想把三女兒班月娥給了郝希珍，只是自己不便出口，遂仍然教崔貴給撮合這頭親事，郝希珍真是遂心如願，這日正在給郝希珍辦理結親的事，合寨裡全賞下喜酒來慶賀，這筆酒席費全由郝希珍拿錢，免得讓財迷丈人花錢心疼，酒吃到二更之後，方要離席，有嘍兵報告，況有連環套的總寨主滾單轉牌到了，班天雄趕緊教崔貴招待傳令的頭目，這才知道是連環套已得看秘報，施不全手下的的人，已有到關外來的了，教各處嚴防，趕到剛給來人預備酒飯款待，這時已到了三更多天，跟着有放哨的回寨報告，說是總寨連環套的少寨主到了，請寨主趕緊迎接，班天雄急忙帶隊迎接，一見正是少寨主賈飛虎馬子蘭到了，班天雄就知道是有要緊事，進到聚議廳一問，才知是總寨主已得密報，施不全大約已得信息，知道御馬的下落，所以派了許多羣雄够奔關外，定是有意窺探連環套，故此總寨主據報之後，派下四路人入關打聽，昨日頭踏下山的寨主已然回山，報與寨主，說是天霸小兒確已來了，賈寨主特派兩位少寨主前來，爲是通知一面坡田英，班家寨班天雄，教他們這兩處加緊防範，如前

見着這羣官人，務必的墜着他們，別教他們走脫，怕是滾單轉牌送到之後，有不明此事真象之處，故此令寶飛虎馬子蘭兩人，親自下山到班家寨一面坡，視察兩處的情形，有多大的實力，這二人貪着赶路，錯過了宿頭，這才連夜這來到班家寨，花面閻君班天雄，是竭誠的恭維兩位少寨主，這時是酒席剛散，班天雄特意給兩位少寨主重擺了一席酒，彼此開懷暢飲，也就在四更多天，忽然放哨的嘍兵，如飛報上山來，說是一面坡田老寨主的店被官兵抄了，老寨主率手下人滿到了，特報寨主得知，寶飛虎馬子蘭一聽，立時站起來大叫道，果然是這羣小輩到了，班寨主你快調隊隨我們到一面坡，會一會這羣小輩、班天雄道，少寨主你先別忙，待我把田寨主接上山來，闒個明白，再去不遲，說話間嘍兵們報道，田老寨主業已進山，班天雄迎出大寨，只見一片燈籠火把，照耀的如同白晝，沿着山道上來，班天雄迎上前來，只見親家田英喘吁吁的面色慘白，後面正是一羣黨羽，及他那三兒子兩個姑娘、班天雄迎着田英道，老親家怎麼落得這樣狼狽、田英道，一言難盡了，等我細細的告訴親家你，班天雄這才把田英父子及一般徒弟們，迎到大廳，田英一看，連環套的二位少寨主正在這裡寶飛虎馬子蘭知道田英跟總寨主是結盟的弟兄，遂以姪禮相見，田英道，二位少寨主在這裡，很好，現在是施不全的手下一般爪牙，已然來到關外，今夜給我個措手不及，竟把我的店給佔了，內中有那專與綠林道爲仇的小羅成黃天霸、他們到一面坡，是故意的先把連環套的牌匾摘了，教總寨主好知道他們的厲害、我田英退出店來，就爲是到這裡請親家助我一臂之力，奪回一面坡，若不能把這座店奪回，我也無面目到連環套見我那拜兄了，寶飛虎馬子蘭道，田老伯父不必着急，事起倉促，不是老英雄無謂

、我們既到這裡，願助老英雄奪回一面坡，殺盡這羣小輩，班天雄道，少寨主既肯幫助田老英雄，我們誼屬至親，焉能袖手，咱們若是這麼軟弱了，也太教小兒天霸看着我們關外無人了，事不宜遲，咱們也給他個措手不及，殺他個出其不意，爲老英雄雪恨，班天雄是個急性子，什麼事刻不容緩，立時傳令頭目們鳴鑼聚衆，點起二百名精壯嘍兵，帶着二子班昆班寧，及班家寨的羣賊，田英父子師徒也一同起身，兩個女兒被班天雄的五位姑娘接進內寨，收拾俐落也一同去，竇飛虎馬子蘭也跟着一同走，數里地的道路，不過半個時辰，這時已交了五更、來到店門口，只見店門緊閉，馬子蘭一個急勁，用掌中這對四楞描金冲，照着店門打去，轟的一聲，兩扇門被打的往裡倒了去、此時羣賊業已分三路上了店房嘍兵往裡撞高聲吶喊、田家店的羣賊頭前引路，趕到羣雄驚醒時，賊人等已到後面，田英高聲喊喝，小輩趁早出來領死，羣雄遂各亮兵刃由東西廂房撞出來，天霸捧刀往簷下一站，羣雄各列兩旁，此時賊人們也全飄身下房，天霸厲聲說道，你這無恥的老賊，既然逃得性命，還有面目返回，你是自速其死，那位過去先把這老賊拿了，李茂雄一擺虎尾三節棍竄過來，大叫老賊還不過來受死等什麼，馬子蘭一舉雙冲，大叫小輩趕緊閃開，換天霸小兒前來領死，趙壁在天霸身旁低聲說道，我看這賊人面熟，浮山寨大約有他，天霸點點頭，李茂雄把三節棍一掄，喝了聲看打吧小子，擡頭蓋頂向馬子蘭打去，馬子蘭斜身錯步，用冲往上一撩，當的一聲打在一處，這兩人的力量不差什麼，又全是十足力量，立時兩人的虎口發麻，抽招換式二次遞上手，李茂雄這回知道遇，上了勁敵直傢伙，饒好三節棍施展開帶的風響，馬子蘭這對雙冲也具有神出鬼沒的招數，兩人走到二十餘個回合，李茂

雄漸漸有些不敵，可是他跟人動手，自己本隊裡不能接應，因為他使換的兵刃太長，撒開招一丈五六內進不來人，但是跟他動手的賊人，可能進步欺，自己的人一過來，也得時時提防他的三節棍，那如何能行呢。李茂雄工夫一大，身上見了汗，自己一個失神，三節棍撒不回招來，被描金沖點在左肩膀上，李茂雄往旁一縱，算是躲過了，險些沒摔倒了，獵戶姚冲鬚又竄來，攔住了馬子蘭。兩下裡一搭上手，姚冲想在人前顯耀，把自己平生所學的全施展出來，這柄叉有七七四十九手絕招，又盤是嘩郎郎的亂響，真有獨到之處，馬子蘭這對冲只照致命處下手，孟兆恐怕拜兄有失閃，握鐵棍縱身形過來，帮着雙戰馬子蘭，竇飛虎一聲怪叫，好小子敢倆打一個，少寨主取你狗命，亮偃月銅流竄過來攔住孟兆，這兩下一廝殺，那知孟兆不是竇飛虎的對手，走了四五個回合，被竇飛虎把棍磕飛，左膝劃傷了一道血槽，李爾德一個箭步縱過去，攔住了竇飛虎，算是救了孟兆，李文忠亮劍來，兩位道爺過來雙戰竇飛虎，班天雄把雙頭叉一舉，指揮羣賊往上擡，班昆，班寧，郝希珍頭一撥縱過來，尙家台的三老石寶珍，尙瑞珍，秦國珍擋住三個賊人，崔貴，崔方被馬四爸與藍猛劫住，萬春，董正，被褚彪，賈通攔住，樊雲，白似銀被馬元雄，杜林截住，田英及手下的五鬼反三個賊子全往上一圍，這場羣雄也各自接住賊人們動手，夏天雄，跟錢大成，把班天雄圍住，李廣通跟公孫玉把田英圍住，這一場血戰，不大的工夫，已見了輸贏，羣賊任憑多麼猛勇，也禁不住羣雄全是成名露臉的英雄，班家寨的羣賊剎那間已負傷了三們，全拚命的逃走，班天雄掌中這桿兩頭叉，也是成名的綠林道，怎奈今天遇上了勁敵，夏天雄這對練一棍是成名的俠客，會了多少成名露臉的綠林，錢十成身形巧妙，

要講究小巧之技，那就屬不着別人，把班天雄殺的眠花繚亂，左右前後淨看是錢老頭了，自己是越急招數越慢，被夏天雄練子概把叉頭掙住，只往外用力一帶，被錢大成就式一刀，奔班天雄的腕子削去，眼看着班天雄的右臂一折，正在這危急之時，竇飛虎把李靈德肩井劃傷，竇飛虎一眼瞥見班天雄要受傷，急忙一縱身，到了錢大成背後，偃月銅流往下便劈，錢大成聽背後風聲很大，知道有人暗算，計全跟天霸，在一旁觀戰，計全大罵錢老英雄留神背後，錢大成砍班天雄的刀，只好撒招往旁一錯步，怪蟒翻身，刀尖點竇飛虎的脈門，竇飛虎趕緊撒招，算是把班天雄救了，此時田英也敗下去，竇上房去招呼了聲，老合們扯活吧，又一聲呼哨，羣賊奪路逃走，此時李文忠也帶了傷，天霸見羣賊逃走，只拿了二三十名羽黨嘍兵，爲首的賊人一名也沒拿着，十分憤恨，遂向羣賊招呼了聲，不能教賊人逃脫了，追吧。羣雄全飛身上房，李靈德李文忠二位道爺，雖然帶傷仍不肯示弱，依然跟着趕下來，天霸一邊走着，一邊說道，道爺請回店中紮裹傷痕，這個人已够用的了，李靈德道，這一點微饒毫無妨碍，暗中交代，二位道爺傷還是真不輕。不過在這時是個急勁，覺着不疼，故此依然鼓着勇氣追赶賊人，羣雄追到一面坡外，前面羣賊真是急急如喪家之大，茫茫似漏網之魚，往前拚命的逃走。逃出不到二里多地，眼前一片松林，羣賊飛奔樹林子，天霸等一千羣雄也看見了前面的樹林，就知是白費了工夫，仍然任賊人逃走，因爲是遇林莫追，凡是江湖道上的人，都得緊守此戒，羣雄脚下加緊。想趁賊人到未到松林趕上拿獲幾名賊人，解解心頭之恨，離松林不到半箭地，就聽得松林內一聲胡哨，從裡撞出二十多名壯漢，拿着燈籠火把，亮子松油，往兩下一分，當中撞出一隊女賊，把道路一

閃，讓過了班家寨的一千羣賊，把道路一攔，擋住了羣雄，天霸等一看，這隊賊人全是女子，一個個容貌嬌艷，全是緊身小襖，紮束的非常緊趁俐落，真是紅的紅似血，白的白似雪，燈下看美人，分外的多添幾分人才，何況現在是關外沙漠之地，有這麼些個艷麗美女，看着格外的扎眼，天霸等知道定是賊黨，遂用刀一指道，那裡來的一羣女流，敢擋我們辦案拿賊，趁早閃開，副將大人不與你們一般見識，只見這隊女賊中縱出一個一身粉紅的賊女，手中仗着一對亮銀棒，向天霸一指道，知道你家姑娘的厲害，趁早扔兵刃歸降我們班家寨，饒你等狗命，牙崩半個說不字，管教你們死無葬身之地，天霸怒叱道，大胆的丫頭，口出狂言，有何本領，天霸這句話聲未落，杜林一舉大鐵鍬道，這是羣狐狸精，皂王爺要捉妖了，杜林頭一個就撲奔了這個女賊，書中代言，這羣女賊原是田英的兩個女兒勾來的，班家寨的五美圖，田英敗走班家寨之後，兩個女兒田玉花，田玉瓶，被班家五位姑娘迎接到後寨，大姑娘班玉娥問起一面坡的事，田玉花哭述經過，現在是落個無家可歸，姐倆個好些年積蓄的金銀細軟，全沒拿出來，白便宜人家了，班翠娥道，大妹妹，你這回怎麼不用迷魂帕傷賊人，以致鬧成了一敗塗地，田玉花、田玉瓶，姐倆個被班翠娥一句話提醒、自己十分悔恨，怎麼當時脂油朦了心，竟把迷魂帕忘個死死的，班鳳娥道。過去的事不必後悔，好在是沒傷着人，已是萬幸，我父親勢必為你報仇，正在說着前面一陣串鑼齊鳴，賽紅拂道，妹妹你聽這是大寨裡齊隊了，定是我天倫帶隊去奪一面坡，田玉花，田玉瓶站起道，我們還是跟回去，帮着拿人，班月娥道，妹妹你別忙，這時若到前面准走不，我天倫脾氣古怪，歷來不准我們在寨去，其實我們那時也沒少去，反正不教他看見，

就沒事。咱們索性等他們走了，咱們再走。倘若我天倫帶着各寨主到一面坡得了手，我們也就無須露面了。容他們分出高下來，或者不是人家對手時，我們再各施展所學，就憑兩邊迷魂帕，三對迷魂棒管保教他們一個也逃走不了。田玉花田玉瓶道，全仗姐姐相助了，班玉娥道，妹妹們無須客氣，我們裝束好了等着罷。田玉花田玉瓶姐兩個原是短裝小打扮，班家五美這時各把大衣脫去，全都各單包頭，隨着衣服的顏色，把兵刃全預備在手底下，教丫環到前面去探問。不大工夫，小丫環回來報告，說是山寨主已然帶隊走了，班月娥道，我們索性名正言順的正式接應，教嘍兵們點起燈籠火把亮子油松，山寨主倒不致責備我們多事了。班玉娥道，妹妹說的極是，遂一同起身到了大寨，見大寨中只有守大廳的頭目，班玉娥遂吩咐頭目，給挑選二十名精壯嘍兵，各掌燈籠火把，這才冲出班家寨，走在半路，將嘍兵紮在樹林內，七個女賊才脚下加勁，追到田家店，見自己的人都剛上了房，他們七八也跟着上去，及至大家混戰，見官方勢力太大，迷魂帕無法施展，便先跑下來，在樹林裡等候，果然不多時，班天雄等已退下來，在曠野裡有一點聲息也聽不見，他們在樹林裡，聽得遠遠的聲音凌亂，好似有多人在道上奔馳，班玉娥道，你們聽聽這大概是咱們的人敗下來了，大家各個耳細聽，果然一片腳步的聲音，班玉娥道，我們先別出頭，看准是不是本山的人。班玉娥道，我們就預備着吧，說罷這種聲音近了，班玉娥等忙退到松林裡，隱住了身形，連火槍鎗全影住了光，不大工夫，這隊人已進了，班玉娥見其中說話的聲音，是哥哥班昆，遂招呼嘍兵們亮隊，果然班天雄等一千羣賊到了，見女兒帶隊接應，赶忙縱進松林。班玉娥頭一個過來，杜林掄大鋸過來，便要捉狐狸精，班玉

娥見過來這個醜鬼，管自己招呼妖精，班玉娥十分大怒，舉亮銀迷魂棒前來動手，杜林一照面這三招還是真厲害，頭一手就是拍蛤蛤，班玉娥見這把大鐵鍬分兩非常重，急忙一閃身，讓過大鐵鍬，雙棒向杜林的頭上便砍，杜林是不以不架，一個磨盤式掄圓了大鐵鍬，向班玉娥的腰上橫着掃來，班玉娥見這怪物招各別，是拚命招，自己反倒得抽招，往起一提腰，縱起七八尺高水，斜着往下一落，腳剛沾地，杜林嘴裡喊道，砍你的腳鴨，班玉娥用雙棒往下一攔，杜林又喊了聲，杵又到了，這幾手把班玉娥忙合的暈頭轉向，好容易見杜林露了空，亮銀棒左手的一幌，右手棒直點杜林的臉，杜林大喝狐狸亦這遠那裡跑，自己一低頭，撲的聲左肩膀上挨了一棒，隨着一翻身，仍然是拍蛤蛤，班玉娥萬沒想到還有這一招，立時被大鐵鍬拍上，把班玉娥拍的眼裡冒金星子，包頭也被拍掉，青絲髮披散下來，杜林大叫妖精現了原形啦，班玉娥一轉身見風頭正順，手中一拉亮銀棒的橫，當的雙棒一合，立時冒起一陣白烟，杜林聞得一股子香氣，伸着腦袋直喊，真香真香，皂王爺要美死，這句話沒說完，頭暈眼花，翻身栽倒，天竊一見杜林被一股子白烟迷倒，忙招呼羣雄趕緊救應，這時班家寨及一面坡的羣賊全從林中撞出來，兩下裡住上一欺，又殺到一處，只班月娥，班玉娥，班翠娥這三對迷魂棒，田玉花，田玉瓶，這兩條迷魂帕太厲害了，眨眼之間，已被迷倒二十多人，這種迷魂棒只要兩根棒往一處一磕，立時一冒烟，就得倒下幾個，夏天雄一看這情形，今天全要被困在還魂棒下，遂向天竊一打招呼，轉身逃走，可嘆羣雄全是頂天立地的英雄，今日被迷魂棒所制，被獲遭擒，天竊等逃出來，一看身旁只有夏天雄，趙壁，李七爺，張景龍，其餘一個沒逃出來，這裡正在為難之際，遠遠

見燈光隱隱又撲奔過來，趙璧道，我們還得暫時躲避，再設法搭救大家，這准是賊黨們發現了沒把趙老爺拿住，是他們的大患，故此拚命追來。天霸道，你也太把你自己看重了，人家那把你放在心上，張景誦道，還是暫時躲避爲是，遂斜奔一條小路，你道趙璧的話，說的還是一點不假，賊人得意忘形的擒獲了羣雄，那班天雄適才險些沒喪命在羣雄之手，餘怒未消，面前倒着的是李靈德，李文忠，朱光祖，班天雄盛怒之下，見老道有些動轉，遂舉起雙頭叉一連兩下，把兩個老道拿送了命，班天雄想着斬草除根，又照着朱光祖殺來，叉頭往下一落，被背後一人的兵力把叉頭磕開，班天雄喝道，什麼人敢攔我，回頭一看，正是連環套的少寨主馬子蘭，班天雄忙換了一副面色道，少寨主爲何攔擋着，不教我殺他們，馬子蘭道，班寨主你怎麼把總寨主所傳的令忘了，自從劫御馬之後，就防備着天霸小兒，要到口北來找尋御馬，總寨主下令，如有生擒應不全手下羽黨一人，賞銀一千兩，若是生擒黃天霸的，賞銀一萬兩，班寨主你如今全把他們殺了，落個殺人不見兩手血，反落個白結冤仇，何不早早的解到連環套，又立功又落賞，班天雄道，少寨主這句話倒把我提醒了，我一時忿恨之下，險些作了錯事，立時白呼着婁兵，把被獲的羣雄一點人數，被擒的共計五十六位，當時喝令婁兵把羣雄抬起來回平山嶺，來到寨內，把被擒的羣雄放在聚義廳前，此時小蜜蜂宋起，圍着被獲的羣雄轉了一週，忽向班天雄及田英道，這內中可短着一個禍頭，大約被他逃脫了，班天雄道，大約是那天霸小兒又逃出手去，宋起道，別人全不要緊，施不全手下最厲害的有個小腦袋趙璧，此人足智多謀，別的我不知道，抄陸家堡，破螺絲島，全是他的主意，從一面坡就見有他，這時查點被擒的人，並沒有他在

內，班天雄道，不錯，有這麼個小腦袋的，我們可以問他的人。他們逃奔那裡，班昆一打量台塔下被綁的內中有一個樗小子。向他口中取供，定能問出實情來。遂來到這個傻小子面前，用脚一踢道，小子叫什麼名字，暗中交代。這正是杜林，此時被班昆一踢，杜林早已緩醒過來，抬西看了看班昆道，小賊你別囉索皂王爺，要是想動皂王爺，我可罵了，班昆納着氣道，我是好意問你兩句話，你只要好好說了，可以放你逃命，杜林雌雄眼一睜一閉的向班昆說，你想問我的話也好，我的肚子餓了，你先把我的肚子治飽了，有什麼事再說，班昆見杜林傻頭傻腦的，遂教嘍兵們拿了一盤子饅頭肉，杜林吃了個挺飽，跟着又鬧渴，嘍兵們又給拿了一壺茶來，杜林一氣滿喝下去。班昆道，傻小子你也吃飽了，喝足了，我只問你那個小腦袋姓趙的，逃奔那裡去了，杜林道，你說的是趙壁呀，班昆道，不錯，正是問他，杜林道，是他呀，我倒沒看見他往那裡跑，要想給他說個媳婦，我給應着，他不要我要，班昆的性子也是非常暴，那聽這一套，遂罵道，好小子，瞎吃瞎喝，還找便宜，今天我教你知道我的厲害。伸手就是一巴掌，杜林破口大罵，班昆幾時受過這樣辱罵，伸手拉刀，照着杜林就砍，杜林瞑目受死，就往刀往下落的工夫，從大廳上飛下一人，當的一聲，報君知一響，葫蘆鞭把刀架住，大叫小賊，瞎子打算好了，你今日今時該死，就這一個出其不意，班昆毫沒提防，被磕開，葫蘆鞭把脖子纏上，覺着人家一用力，班昆立時來個嘴按地，險些把腦袋給揪來，羣賊一陣亂，立時各抄兵力往外一撞，這人不用著考說。諸君一定明白，准是趙來趙元霸了，可是只顧當時還一救杜林不要緊，羣賊那肯再容趙元霸逃走，立時各拉兵力往上一圍，要知趙來趙元霸怎麼來的這麼湊巧，如何闖出重

圍，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百三十三回 萬君兆保鏢逢二寇 女俠客寶劍會羣雄

詞曰 君家牛得太貧窮 吃食如何這樣凶 紅筋兩根忙似箭 黃牙一付快如鋒

數盤魚肉俱吞盡 幾盞齋醮盡掃空 臨了一場無意思 銅鈴兩眼射盤中

幾句殘詩念罷 書接上回，且說趙元霸救了杜林，把班昆摔了一溜跟頭，羣賊往外一撞，各拉兵刃往上一圍，把趙元霸圍在當中，暗中交代，趙元霸自從在淮安府總漕衙門不辭而別，這位趙先生閒雲野鶴，無拘無束慣了，所以仍然是到處雲遊，把淮安府一帶滿走遍了，暗查民間風俗民情，那處有賊官惡霸土豪強梁，全要暗中作些除暴安良，濟困扶危的事，後來太湖立羣雄會，趙元霸孤僻的性情，不願跟有一處撮合，自己却頭裡奔了關東，來到關外，各處探探連環套的黨羽，來在一面坡就注意這個萬全田家老店，准知道這座店是這一方的大害，不過自己人單勢孤，不准動手，又偵知平山嶺班家寨的班天雄，是連環套的外援，趙元霸暗想道，要剿連環套先得把他的羽翼除了，因為從關裡到關外來的，越不過這兩處梁子密去，有一點跟連環套有關係的事，全能把信息送到連環套，趙元霸想在這一帶等候羣雄到了，跟他們合力剿滅這兩下裡，好放胆奔連環套，不料趙元霸所呆的地方，跟羣雄所走的道路滿是相左，故此全沒遇上，今夜無意中夜入平山嶺班家寨，見羣雄被拿，不禁驚駭異常，又見班昆要傷杜林，這才不顧危險仗葫蘆鞭把班昆摔下，羣賊往外一撞，趙元霸蘆葫鞭施展開，一丈五六內那容賊貼近，可是自己也不敢戀戰，虛幌一鞭，下腰已竄上寨牆，班天雄，田英，馬子蘭，全恨透這瞎子，大叫別教他跑了，拿住他碎尸

萬段。羣賊隨後往外一追，大廳前只有嘍兵看守，班家五個姑娘，與田氏二女，聽見了前面喧嘩之聲，立時趕出來察看，見聚義廳中靜悄無人，只有幾名嘍兵看守着被獲的羣雄，杜林仍是不住口的去罵，狐狸精迷惑人，既然把皂王爺請了來，爲何不好好的敬奉着，反把皂王爺這麼看待，若是惹急了皂王爺拿雷霹你們。嘍步見杜林口出不遜，吧的一聲，給了一個嘴巴，杜林越挨打越罵的厲害。正在這時，從後面出來兩個十五六的丫頭，扶着一位老太太，牛得慈眉喜目，班月娥等一見老太太來了，全迎上前去問，娘你老出來作什麼，老太太道、你爹又作什麼孽了，這神怎麼有這些被麼的人，班玉娥吞吞吐吐的不敢說，老太太道，這個傻小子傻頭傻腦的，你們何必這麼打他，嘍步們忙住了手，杜林一見這位老太太攔着嘍兵，不叫他們打，遂向老太太看了看道，你這個老太太真是好人，多善靜，比我老娘還慈善嘞，原來杜林天性極孝，他不止於愛他自己母親，是見了老太太就愛，這時一說這些話，老太太越發的喜歡，喝叱婁兵道，不准再難爲這傻小子，婁兵們連聲的答應，這位老太太一眼瞥見了台塔下細着三個壯士，全是儀表不俗，眉清目朗，鼻直口方，內中單有一個非常俊秀，兩隻大眼睛，黑白分明，長的伶了可愛，老太太向班月娥道，這些人是那神來的。班月娥道，這是官家的惡黨，前來抄山，被我們擒獲的，老太太點點頭道，好吧，這就快了，老太太一邊說着，看了看塔旁細着的三人，又看了看女兒，遂吩咐把這三個人給我帶到後面，爲娘要細問問，班月娥等不敢違老太太的命，教婁兵把一千人全押到聚義廳後空房中看守，單把這三人帶着够奔內寨，這三人正是王金雄，王玉雄，王喜等三人，這位老太太乃是班天雄的夫人，這位夫人雖是賊妻，可是絕不跟賊人同流合污。

原來這位老太太乃是山身大家，自己的本姓是宿氏，丈夫是貴家公子，只爲隨着合家赴任，竟一連環套的羣賊所劫，劫進山去之後，所有男子全被殺了，寶二敦把這個慘遭合家遇難的少婦，給了班天雄，後來班家寨一成一聲勢，這位宿氏也倒自己認了命，好在殺害自己合家的是連環套寶二敦，不是班天雄，自己忍辱報仇，將來等機會再說，這位老太太出身乃是大家閨秀，知書識字，頗嫻禮訓，對於五個女兒是管束極嚴，不肯絲毫放鬆，這五位姑娘也真聽教訓，最怕母親，只要一說什麼，都不敢不聽，班月娥等素日什麼事全不敢教老太太知道，宿氏對於丈夫也是時時勸着，勸他棄胡爲歸王化，只是班天雄那肯聽呢。因兩老夫婦時常反目，班天雄就連女兒的親事，也沒告訴宿氏，老太太今夜是另有一番心意，王金雄，王玉雄，王喜，三人被架往後走，轉過了聚義廳，只見一道竹欄牆，滿上的是綠油，進了竹欄牆只見裡面是一片花園子，雖則在嚴寒的時候，花園子裡依然是佈置的幽幽雅雅，一座太湖山石，用石頭堆壘的迴環曲折，山洞子滿可走，用人工鑿成的一座池塘，上面架着九曲橋，滿是紅油欄杆，草亭曲徑，佈置的特別好看，王金雄，王玉雄全是出身富厚之家，真可說是吃過見過，可是這裡憑一個山賊的寨裡，能有這麼莊嚴幽雅的園林，實在令人驚爲異事，暗中交代，這座花園子全是由宿氏自己畫圖起蓋的，更是班天雄萬沒有這種心裁，且說這些姑娘們隨着老太太押着三人，穿過花園子，後面單有一道院落，前面一道矮牆，圍着一個月亮門，進了月亮門，裡邊是三合的房子，迎面上五間上房，東西廂房，宿氏老太太教把這三人全押倒上房，五位姑娘及同氏姐妹也跟着進來，宿氏落坐後，跟着向女兒們問起事的原因，這些人的來歷，班翠娥把起事的源由，全說了一

逼，宿氏一聽，不由得慈眉緊皺，慘然說道：「這一說，我受環套寶二敦所使，竟拒捕毆差了。這寶二敦可是這關外的將軍，還是國家大員，班翠娥道：「娘，你怎麼這麼糊塗起來，咱們是幹什麼的，不全是賊嗎？宿氏道：「雖則全是綠林道，爲什麼我們得聽他的轄制，這種情形，亞於造叛，我們難道全想雲陽市上餐刀，身落綠林道，全是一得已而爲之，但分有機會，總是棄胡爲歸于化，改邪歸正的好，不難升官發財，只盼保性命就足，以了，班翠娥聽母親的話風，很有些不便，怕教田家姐妹聽着不合適，遂向大姐班玉娥一使眼色，班玉娥是何等聰明，遂向田玉花田玉瓶道：「二位妹妹一夜工夫，也太累了，請到我們屋中歇息歇息吧，當時由班玉娥，班月娥，班鳳娥，班貞娥，陪着田家二位姑娘到廂房去休息，只剩班翠娥在這裡，兩個丫頭伺候着老太太，宿氏跟着向丫頭道：「你們趕緊把他三人帶進來，這時由兩個丫頭把王金雄，王玉雄，王喜，架了進來，喝令跪下，王喜本來眼睛就大，一發怒瞪眼說道：「我們全是堂堂男子漢，豈肯跪你們這女賊，那兩個大丫頭一聽，王喜張口就是女賊，十分大怒，過來就要打王喜，老太太喝道：「不要打他，老太太喝住了兩個丫頭，然後和顏悅色的向王喜道：「你不用開口女賊閉口女賊，老身把你們請進來，完全是一番好意，你不要目空一切，老身也是出身官宦人家，失身從賊，也是萬分無奈，你也別這麼小看人，王金雄，王玉雄見這位老太太慈眉善目，實不像匪窟中人，遂喝叱王喜不得無禮，宿氏老太太隨問道：「壯士們倒是因何至此，尊姓大名府上何處，王金雄道：「我們全是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這一次到口北來的原故，全告訴了宿氏，這位老太太一聽，心說這不是自取殺身之禍嗎，自己暗中打定注意，遂向王

金雄道：我這位兄弟尚沒有家室，宿氏道：壯士你可爲我們撮合這一頭親事，老身意欲把第五個女兒貞娥許配這位壯士，不知肯屈就否，王金雄尚沒答話，王喜道：我不要媳婦，趁早另嫁高門。王玉雄道：不許你管，我們自有主張，遂向宿氏道：老太太既然不嫌我齒兄弟粗魯，我們願替我這兄弟答應了。宿氏道：老身感謝了，說着話向丫頭示意，把王金雄，王玉雄，王喜三人的綁繩鬆開，王喜只好按着禮給岳母叩頭。宿氏遂半起半坐的受了禮，當時宿氏遂向王金雄道：老身也不向你們弟兄求別的，只求竭力保全我們母女，老身可不是怕死貪生，實爲要藉此機會，勸我那糊塗的丈夫，棄胡爲歸王化。王金雄道：我弟兄必要盡力維持，當時正在說着話，外面一陣大亂，原來正是班天雄等一千賊人追趕趙元霸回來，趙元霸因爲賊黨人多勢衆，自己孤掌難鳴，遂逃出班家寨，趕到走開了，後面沒有人追好了，趙元霸來到一片樹林內，路事歇息。天光已亮，自己一想，眼向着羣雄全要喪命在班家寨，自己一人又無法搭救。趙元霸這一急燥，無計可施，遂站了起來，在林內急的來回亂轉，趙元霸越想越沒活路，遂起了厭世之心，心想眼見得羣雄滿喪命在班家寨，自己搭救不了。怎對的起羣雄，遂想找一顆樹上吊一死，免得落個見死不救之名，趙元霸這一心窄，還是真不想活着了，遂找了一顆歪脖樹，自己解下一根束腰帶子，就往樹上掛，自己仰天嘆息道：想不到我趙瞎子生有處死有地，今日竟死在了關外，自己叨念完了，一擡脚，咳了一聲，伸腦袋就往繩套裡鑽，耳中忽聽得一聲無量佛，善哉善哉，這一聲佛號念過，趙元霸本是閉着眼睛往繩套裡鑽的，那知竟被人家把繩子割斷，險些把自己摔個倒躑，一挺身站住，睜眼看時，正是鎮東俠老道吉千，蠻南俠張玉，無髮俠高曉鐘等，趙

元霸一看好在羞愧，幾乎無地自容，這就因爲自己是成名的俠客，如今竟致輕生，叫三俠看着未免見笑，鎮東俠說道，趙義士爲何竟致輕生，我們行俠作義的人，何致這麼看不開，趙元霸道，我也知道上吊難過，可是茂現任，是不死沒有活路，遂把羣雄被困平山嶺班家寨的事，向大家說了一回，鎮東俠道，趙義士不必着急，羣雄被困，不過一時之災，我們設法搭救吧，趙元霸這才回天一盞園的高佩文等見禮，一雙望見了萬家屯的八臂哪吒萬君兆，趙元霸知道萬君兆立過誓，決不再出世，此時何以跟三俠等走到一處，原來萬大爺自從落馬湖事後，把岳父的靈柩運到萬家屯，就在花園子裡單劃出一塊地來，作爲李佩的塋地，萬君兆按親子禮頂靈駕喪，給岳父安了葬，所領來施總濟的賞銀，除了辦喪葬事用，還剩了兩千銀子，萬君兆不願要這種錢，全把他用在了萬家屯了公益事上，所有漁戶居民全得了實惠，鄉鄰父老們公議，給萬大爺送了兩塊匾，一塊是義重鄉梓，一塊是樂善好施，這兩塊匾給萬大爺掛上，這種好名聲立刻傳遍了淮安府，在初冬時又見了透雨，趕到一冷了，又得了兩次雪，農人全是喜上眉梢，准知道過了年的春耕一定好，農人趕上收成好時積下錢來，多了買地，少了就置備農具，淮安府合府全是好年成，在萬家屯這一帶鄉人，都是種地的，本年全感着牛馬太少，來年不够用的，萬家屯周圍七八十個村鎮商議，要結夥到關外販牛馬，他們這一倡議，連淮安府的大地主也全知道了，一共湊了十萬銀子，去口外買牛馬，他們想着，除了自己用的再賣個一兩千頭，可把來回挑費賺出來，不過帶着這麼大宗的款項不好走，再說就是把牛馬買下來，趕着幾千頭牲口回來，更是招風，倘有個三差二錯，豈不把大家坑死，我們總是找個保鏢保着方保無虞，只是這些人難則有

幾個錢，可全是種莊稼地的，錢來的不易，花着也有點心疼，大家倒猶疑起來，找保鏢的保吧，來回的道路又遠，至少也得千餘兩銀子，可是要不找鏢店又危險，這點事直商議了兩天，還是萬家屯的首事的，想起萬君兆來，向大家說道，咱們這裡有一位大英雄，不去求人，反倒自己爲起難來，衆人一聽，說話的止是萬家屯財主李百萬的大管事的李起，大家遂問這位英雄是誰，李起道，就是萬老爺，人稱八臂哪叱萬君兆，要是把他請出來，准行吧，大家一聽，齊說那還會不行嗎，就是怕人家不肯出來，李起道，事在人爲，咱們去碰一下子，不行再想別的法子，大家依着李起的主意，當時找萬君兆來，還沒到萬宅，就遇見萬宅的家人，一問才知道萬老爺正在花園子裡，這些人逐來到花園子裡，見了萬君兆一說來意，萬君兆道，衆鄉親們這麼看的起我，論理我不能駁衆位的例子，不過我已竟立志閉門教子，再不出世了，衆位可以另請高明，原諒我這是不不得已，衆人一聽萬老爺不肯管，遂仍苦苦的懇求道，萬老爺不論怎麼困難，也得幫這回忙，你老素日急公好義，樂善好施，我們才敢求你老來，你老若是不幫這個忙，也對不起府門口掛的匾，萬君兆道衆位別強人所難，這不是爲到關外買牛馬吧，這麼辦吧，你們衆位只管另請鏢行保鏢，這筆鏢費花多少由我給，這不跟我去一樣嗎，大家搖頭道，不行，別人保鏢我們不放心，要是請鏢店保，就不驚動你老來啦，萬君兆一聽，這可倒好，熱膏藥貼上了，遂說道，衆位先請回，候我到家內商議商議，衆人道，很好，跟萬大奶奶商議好了，我們聽信吧，萬君兆的心意，打算跟夫人商議個法子好往外推，那知道夫人已竟走了頭步，早派人去見萬夫人，萬夫人已答應了叫萬老爺去啦，且說萬君兆來到家中，到內宅見了夫人，把鄉鄰要求

自己保他們去關外買牛馬的事，說了一遍，萬夫人道：「你去一蹶也很好，運遊玩遊玩，總住在家裡也是悶的慌，萬君兆暗想這倒好，不但不攔，反倒往外開發我，這別是受了人情了吧。」遂嘆息了一聲道：「夫人你怎麼也糊塗起來，我不是起過誓，不再出世了嗎。我想還是不去爲是，萬夫人道：「你封刀立誓，是說不巴結功名富貴，怕對不起我死去的父親，這是給鄉鄰帮忙，另當別論。要不去也對不起鄉鄰，還是去吧，萬君兆道：「夫，你是受了人情啦。我不願意去你怎麼一定叫我去，這是誰賄賂你了，萬夫人被丈夫一問，立時撲赤一聲笑了，向萬君兆道：「咱們夫妻不能誰賤誰，實告訴你吧，鄉鄰們方才已竟來了，送了許多禮物，我是情不可却，禮物也收下了。事也答應了，我怎能不叫你去呢，萬君兆道：「我估量這裡定有毛病，你既然答應了，還能說了不算嗎，沒有別的，我只好跟他去一蹶吧，但是你往後可別這麼辦事了，萬夫人道：「這種事總會總有嗎，怨我就是了。往後再有這種事，就是萬兩黃金擺在前面，我也不敢再給你攪事了，萬君兆見夫人已後悔，自己跟夫人又沒紅過臉，爲這點小事叫他難過，倒顯着自己諒小不能容人，遂用別的話岔開，這時那些鄉鄰又來了，萬君兆出來，到前面客廳見着鄉鄰們，便慨然應允，定規好了是第二天起身，鄉鄰們喜喜歡歡告辭而去。第二天萬君兆早起來，萬夫人早把隨身的衣服給打點的齊齊整整，萬君兆把刀跟神箭取出來帶好，辭別了夫人，便保護着鄉鄰們一同起身，一路上曉行夜住，飢餐渴飲，並無耽誤，趕到了關東地面，別看他們帶着十萬銀子，可是絕無人注意，因爲這羣客人全是莊家人的打扮，萬君兆雖然是保鏢的，因爲是暗鏢，也改扮成商人樣子，故此並沒有人注意他們，到了三姓地方，把牛馬買下來，一共買了九千餘頭，

跟着往回一走，這一往回下走可費了事，遇上大鎮店、有大店可以住，若是小鎮店就不能住了，只好在野外立園子，因此耽誤了不少日子，這日來到一處，地勢極其凶險，前面有座山口，往上看山巒起伏，怪石嵯峨，萬君兆暗道，這股道走的不大好，這山內定有綠林道隱藏，可是已走到這裡，不能退回去，催着趕緊的過了這山，免得麻煩。那知離山口還有五六十步遠，山口內一棒鑼響，擡出一隊精壯嘍兵，一字橫排開，當中站着兩名匪首，左邊那個是赤紅臉，唇上留着兩撇鬍子，看年紀也就在四十上下，一身的醬紫色短衣服，青絹勒腰，左邊那個是紫臉膛，酒糟鼻子、粗眉大眼，也是一身短裝，向萬君兆喝叱道，對面小輩聽真，既在山前過，須留買路財，難道還等着大老爺費事麼，萬君兆見人家已答了話，遂令掌鞭子的把牛馬羣一打盤，自己搶步向前抱拳帶笑着，老合，咱們全是併肩子、朋友你若念及全是在一條線上找飯吃，請你留個相識，萬君兆在落馬湖萬家屯，人稱八臂哪吒萬君兆就是愚下、朋友開個面，事後我姓萬的必有人心，兩個賊人一聽，耳中早就有這麼個人，賊人還是真儘面子，遂說道，既然全是朋友我們不能不閃面子，你想本案主既出來作買賣，反正不能空回，水過地皮濕、朋友你點到了就鼻，萬君兆一聽，這倒好辦了，多少留點銀子一走完啦，自己也不便跟鄉隣們現要，伸手從兜囊往外拿，萬君兆天性慷慨，少了拿不出手去，自己兜中有百十兩銀子，抓出一半來，也可足有六十兩，給賊人也足行了，那知這羣客人過莊家日子慣了，一個小錢都是好的，刀放在腰上，也不肯拿出一文，這時見萬君兆要拿銀子給賊人，遂過來招呼道，萬老爺，咱們要花錢買路走，可有點給淮安府的老鄉洩氣，依我看咱們這叫送鏢，我們自己也可這麼辦，何必請萬老爺

的大罵出來呢，萬君兆臉一紅，立時把抓起的銀子又放下，把空手做出來道，你們擊好吧，遂向那兩名賊首道，論起來本當有點心意，不怕水過地皮濕，略表江湖義氣，不過我這是被鄉親所約，出來幫忙，咱們現在乾過腳，有什麼事也得先放這個場，如能容我們過去，只要萬某把客人送進關內，我定然回來拜山。准有一點人心，現在要在非點我怎麼樣，我這個眼罩摘不起，那匪首把二人奪一順道，姓萬的你太不董面子，今天要教你這麼容易過去，大太爺關東道上就別吃了，話到人到，兩個賊人攔過來，舉拳就扎，萬君兆也不再留情，把刀法施展開，戰住兩個賊人，萬君兆見賊人招術實有真傳，恐怕一戀戰，再來了接應，就無法應付了。虛幌一刀，往旁一縱，那個紫臉膛的喝聲那裡走，往前一趕，到君兆一翻身，喝聲看箭，那賊人再想躲，那還躲的了，在射在左肩膀上，右臂跟着發麻，二人奪撒手右，赤紅臉的賊人大叫小輩，你敢暗箭傷人，這個人字沒出口，萬君兆一個犀牛望月式，第二枝箭從左腋下打出，賊人平生沒見過這麼打補箭的，決想不到萬君兆這支箭從胳膊窩底下打出，不及防竟被打在左肩井下，兩個賊人一受傷，隻兵那還敢動手，架起二位寨主逃進山口，萬君兆並不追趕，原來萬君兆這幾年對袖箭真下了工夫，乃是自己夫人親傳，當初落馬湖鐵臂猿猴李佩以袖箭成名，自己把所學全傳授與女兒，萬君兆是夫人盡心指點的秘訣，今天以袖箭制服了兩名賊人，全出自萬大奶奶所賜，當下萬君兆這一勝了賊人，鄉鄰們就時湊過來，全挑着大拇指道，萬大爺真算給我們淮安府的人露了臉，你這身本事，別說是關東道上，就是走遍了十三省，也無阻碍，萬君兆見這羣人惟利是圖，成事不足壞事有餘，自己是萬分不樂，心說這是勝了，還算萬幸，若稍有失閃，人也

沒了，名也壞了，弄得一敗塗地，全是他們一句話激出來的。看起來這種無知的人，實不能親近，當時任憑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說好話，自己只淡淡答應着，催着趕緊赶路，快離開出事之地，客人們趕牛馬牽着，這時已是晝末未初的時候，計算起來決不易趕上站，待前走四五十餘里，天已到了夕陽西下之時，走到一片曠野之地，只見樹木不見人烟頭趕到，走了二三里的光景，已是暮色蒼茫，因為改換燈火照前路，這一撥子牛馬可走不快啦，萬君兆在後面押着牛馬走着，猛然間聽得後面一聲怪叫，聲音細而長，非常難聽，大叫小輩萬君兆敢傷我兒，今日你想逃出老身手去，勢比登天，萬君兆聽了大驚，回頭一看，倒吸一口涼氣，只見遠遠的來了一個老嫗，看情形足有七八十歲，頭上罩着青包頭，從鬢角露出兩縷白髮，白似銀絲，臉上皺紋堆疊，兩道壽眉，也全是白的，兩眼如兩顆巨星閃爍放光，身穿一件寶藍緞子襖，週圍綉着南繡花的辮子，大綉大滾，衣裳既肥且大，下面青色中衣，脚下是軟帮的靴子，掌中却仗着一柄寶劍，光華閃閃，脚下是真快，起落之間，一縱身就有四五丈遠，萬君兆就知道這個老太太定有超羣絕俗的武功，准是個勁敵。憑七八十歲的老太太，有這麼輕快的脚程，實在少見，萬君兆這一思索之間，這個老太太已到了近前，趕到一細看這個老嫗的臉上，不由的毛髮悚然，幸而是白天，若在夜晚准疑惑是僵屍，萬君兆還明白是人，這羣鄉隣可吓着了，全都疑惑是見了活夜叉早吓的哆嗦成一團，兩腿發直，那還動得了，全堆在那裡，萬君兆亮力在手，見這個老嫗來到近前站住，氣不湧出，面不更色，用劍一指萬君兆道：你就是姓萬嗎，萬君兆道：不錯，我正是萬君兆你該怎麼，老嫗格格一笑，聲如梟鳴三厲聲說道，你來到關東就該以江湖義氣為先，如

今竟仗着你的本領傷人，真是狂妄之輩。老身兩個兒子，險些命喪在你手。萬君兆你如知機識趣，別等老身動手，與老身到山中給我兒陪禮。老身給你們了解冤仇，若敢幅強，可知老身掌中這口劍的厲害，萬君兆冷笑道：老度婆你是一派胡言，萬君兆走遍天下，曾蓋了高人，豈肯被你這片言語說服。寧家萬大爺是堂堂奇男子，不與你這婦人一般見識。趁早逃命還來得及，若再胡言。萬大爺可要無禮了，那老嫗冷笑道：老身不給你個厲害，你是不肯心服，你自管放招過來，老身倒要見識見識。你有多大本領。萬君兆不再答話。捧刀撲頭蓋頂就砍，只見這老嫗身形微動，來到了萬君兆的身後，萬君兆一刀劈空，人已不見，就知不好。忙用怪蟒翻身，反身一刀斜肩帶背，照着老嫗劈去，那老嫗身禮幌動，真如閃電一樣，立時踪影皆無。萬君兆見這老嫗的身法太快了，自己諒難逃出他手去，急忙往前一縱身。回頭看時，老嫗又在自己身後五六尺處，萬君兆咬牙切齒道：老妖精你敢戲耍萬大爺，我與你誓不兩立，就在這盛怒之下，連遞三刀，把自己平生所學施展出來，一刀緊似一刀，一式緊跟一式，這路劈閃單刀，真有工夫，只是遇見這種勁敵，不論怎樣快，總沾不着老嫗一點。萬君兆急的恨不掙把這個老嫗亂砍死。無奈人家行若無事，直縱跳躍。閃展騰挪。等到萬君兆把刀招用完，老嫗把劍訣一指，一領劍鋒，施展開劍術，萬君兆更遞不進招去，勉強過了五六招。袍袂稍慢，當的一聲，自己的刀被老嫗的寶劍削為兩斷，萬君兆忙一縱身，縱出一丈多遠，翻身逃走，老嫗冷笑了一聲道：萬君兆你就是這點本事，若想逃走勢比登天，一壓劍隨後追來，萬君兆聽得後面追趕，一反手一按箭囊，一枝袖箭向老嫗咽喉打去，那老嫗伸袖把這枝袖箭接住，再打第二枝時，却被老嫗又

接住的頭一枝，把第二枝袖箭打落，那老嫗冷笑道，萬君兆你有多少枝袖箭，只管射來，萬君兆見這老嫗能接袖箭，本領比自己強百倍，不敢再射袖箭，翻身逃走，那老嫗在後邊大叫道，萬君兆你今日休想逃出老身手去，說着話緊緊在後面追趕，走出沒有多遠，前面是一座高崗，萬君兆上了高崗子，自己一想，真要在人家手中多受一番凌辱。不如自己早作打算倒好，想到這裡，見脚下正是一條山湖，下面水流的很急。遂長嘆一聲道，我萬君兆可算被鄉親們所累，為鄉鄰們而死，總算對的過你們，剛要湧身往下跳，就聽得遠遠有人喊道，姓萬的別拉來世賬，先還了賬再死，萬君兆抬頭一看，只見正是蠻術俠張玉等來到，這時一怔的工夫，那老嫗已到近前，張玉、高霆，鎮東俠老道吉千，山東天一樽園子掌櫃的高佩文，及高家五虎，把道路一橫，擋住那老嫗，萬君兆也回過身來站住，那老嫗見平空來了這些人擋住自己，遂用劍一指道，我們冤有頭債有主，若敢多管閑事，莫怪老娘劍下無情，張玉道，吾呀，你這般年歲的老婆子，還要耀武揚威，逞少年之勇，真是不知死了，你家俠客爺歷來不與女的鬥，你趁早逃命，免得活到這個年歲，作無頭之人了。那老嫗一聽，把眼一瞪，厲聲說道，這這蠻子好生無禮，敢出口傷你家老娘，難道你們全不是婦人所生麼，今日趁早把姓萬的交出，萬事皆休，如若不然，管教你們死於劍下，張玉把寶刀一撤，厲聲說道，你敢不知自愛，俠客爺可要動手了，那老說嫗了聲，你有本領自管施展，隨着左手一摺劍訣，右手的劍一立門戶，張玉不由一驚，見他這是八卦奇門劍的架式，就知道老嫗非是平庸之輩，定有驚人的藝業，張玉也把寶刀一偏順，從鋒遞步欺身，那老嫗一搭手，就是金鰲獨佔，劍鋒從下往上一翻，就見劍尖一動，候的變為紅霞貫

日，劍尖直點張玉的面門。張玉用寶刀往外一封，那老嫗的劍招又變了，用了手倒轉陰陽，張玉用如封似閉往外一架，那老嫗是一招緊似一招，一式急似一式，只見萬道寒光閃閃，若非蠻南俠張玉的寶刀功夫純嫻，恐怕連三招也走不了，早就被寶劍所傷。張玉今日是初遇勁敵，把自己所學全施展出來。兩下裡走了二十餘合，張玉雖然是寶力。准可知道這老嫗也是口寶力，遂十分留神，不敢跟他的寶劍硬碰，趕到又走了十餘招，蠻南俠抽招稍慢，那老嫗一劍刺來，蠻南俠呀一聲，只好用寶刀往外一磕，只聽當郎郎的一聲，火星濺起多高，兩下全往旁一縱，各看自己的寶力，幸而兩下的裡寶刀寶劍功力勁敵，全沒傷了，張玉倒吸了一口涼氣，心說好厲害的老婆子，無髮俠高亭一擺杆棒，往前一縱身，大叫張爺退後，待我拿這老怪物，隨着話聲一到了老嫗的面前，抖杆棒往老嫗腿上就纏，那老嫗一提腰，縱起是有丈餘，往地上一落，劍隨人到，直向高亭的頭上劈來，高亭頭一招就空了，就知道今日要栽跟頭，這時見寶劍已到，一幌禿腦袋，二次抖杆棒玉帶圍腰，這一下倒是兜上了，高爺一坐腕子，心想這一下准可把這老怪物摔一溜跟頭，那知一用力，那老嫗竟如長在地上，連動也沒動，就在這一剎那間，那老嫗微把身子一動，喝了聲禿子去吧，猛然間杆棒一鬆，高亭還在用着力，萬沒提防人家往回一送，立時撲通的來個倒蹲，一挺身站起，羞得滿臉通紅，拉着杆棒退下來，老嫗格格的一笑，聲似梟鳴，怒惱了高貴高佩文，摘一對跨花籃往前一縱，大喚老怪物有多大本領，敢這麼猖狂，高爺取你的老命，高佩文進步欺身，左手跨花籃一幌，右手跨花籃住老嫗頭上便砍，老嫗身子閃避，快似鷲鴻，一眨眼間，已讓開跨花籃，反轉到高佩文的背後，高佩文就覺得脖子後一

股子涼風，一擡腰往前一縱，翻身看時，那老嫗的劍又到了。高佩文一偏頭，讓過劍鋒，舉雙籃往劍上就撞，老嫗抽撤連環，跨花籃可打下去了，劍尖又奔胸腔扎來，高佩文回腹吸腰，往旁一閃，劍尖把胸前的衣服給劃了一道口子，這時高家五虎是五對護手鉤，齊往上一圍，那老嫗把劍術施展開，好厲害的八卦奇劍，真是只見劍光不見人，劍身合一，高家父子可不見無能之輩，只是今日遇上這位老婆，實在無法取勝了，那老婆一聲怪叫，只聽得倉郎郎的一陣響，高家五虎的護手鉤已被削折了四隻，鎮東俠老道吉千，直念量佛，此時見高家爺們不能取勝，口念無量佛，善哉哉哉，高施主請退後，待貧道拿他，鎮東俠結結巴巴的一喊，高佩文也真敵不過這位老嫗，虛幌一籃，往後一縱，退了下來，高家五虎也撤下來，鎮東俠往前一蹤，口念無量佛，回手撒劍，那老嫗見老道山風鎖骨，器宇不俗，背後這口劍，劍把探出肩頭，劍鞘直到了腳根，看情形是一口古劍，使這種長劍的很少見，趕到鎮東俠回手亮劍，當郎一聲，寶劍出鞘，老嫗一看，差點沒笑出來，趕情劍身長不足一尺，直把人穿透了，老道也是一領劍訣，仙人指路往前一進，老嫗趕緊接招，鎮東俠動着手忘不了念無量佛，走了十餘招，那老嫗虛幌一劍，躍出丈餘，鎮東俠也收住招，金鷄獨立的一站，用劍一指老嫗道，你可知道爺的厲害了麼，老嫗道，老道你先休說大話，我問你一個出家人，爲什麼多管閒事，你出家在那裡，俗家姓字名誰，可敢告訴我麼，鎮東俠微然一笑道，要問你家道爺，我出家在對松山鐵瓦觀，俗家姓吉名千，江湖人稱鎮東俠，那老嫗自言自語道，我這老眼也不差，淨向鎮東俠道，我問你聽一人，你可認識，鎮東俠道，不知你問的是那一個，老嫗道，有一位雲霞道長司馬文，你可認得，

鎮東俠道，那正是貧道的師兄，老嫗道，這一說我們全是自己人了，那司馬文正是老身的義弟，鎮東俠道，老太太莫非姓步麼？老嫗道，老身止是姓步，只爲你一施展劍術，老身才看出是與我義弟司馬文正是一派所傳，鎮東俠道，老太太爲何這般年歲，尙作這種沒本錢生涯，老太太長嘆一聲道，只爲拙夫去世，老身帶着兩個兒子步天雷，步天嵐，來到關東隱姓埋名，再不想回關裡了，暗中交代，這位老太太在少年時代，也曾威鎮江南，娘家姓隴，也全是江湖上的綠林道，自從惹下塌天大禍，關裡無法存身，這才帶着兩個兒子，來到關外青風嶺隱姓埋名，兩個兒子的武功，完全是老太太一手教成，每逢出去作買賣，步天雷步天嵐全是掛上假胡子，一個叫銀鬍叟，一個叫黑鬍叟，在關外很有萬字，不想今日遇上萬君兆，才被補箭所傷。逃回去向老太太一說，這位老太太見兒子受傷，並且一聽兒子所說的情形，這個保黑鏢的太不董面子了，自己這光亮劍追趕萬君兆，不意竟跟鎮東俠等相遇，彼此叙起舊事，鎮東俠向蠻南俠等道，不打不相識，我給衆位引見引見，剛說到這裡，只見老嫗的兩個兒子，率八名有本領的弟兄追趕來了，這弟兄二人雖受箭傷，虧得自己家中收有金瘡八寶回生散，敷上了立時止住疼痛，雖則知道母親的劍術走遍關東無敵手，可是也不十分放心，這才挑了八名脚程快的弟兄，追趕了來，那知這裡已竟講和，隨向前一問情由，步隴氏遂向兒子道，爲娘素日對你們常提的鎮東俠吉道爺，就是這位，連姓萬的全是自己人，兒不要再提方才之事了，步氏弟兄忙向前見禮，萬君兆忙過來道歉，老太太道，別提了，既全是自己人，小兒好在還有命在，受些傷也就怨他們無能了，萬君兆臉一紅向步老太太道，萬某生長江湖爲能不薰江湖道的義氣，不過被這羣愛財如命

的鄉鄰所累，才險些作了對不瀟江湖朋友之事，步天雷也想起方才的事，果真不是出於姓萬的本意，遂也含笑說道，萬兄言出至誠，我們往後要多親多近才是，這時彼此全見過禮，步老太太向鎮東俠道，道長怎麼來到關東作買賣，我們絲毫沒有聽見一點信息，鎮東俠口念無量佛，善哉善哉，貧道洗去多年，在三清教，爲弟子，那敢再作強梁之事，步老太太又問道，那麼道爺來到關東有什麼事呢，鎮東俠道，我們是到關外找御，剛說到這，自己想起這事不便張揚，因爲已知道御馬是在口北連環套，可是不准知道寶二敦是否敢拒捕抗差。倘若聞風逃走，把御馬隱匿深山野谷，那一來更無法找尋了，故此趕緊頓住，遂改口道，找玉石礦開採玉石，步老太太道，道爺別取笑了，關東沒有玉石礦，分明是來找尋御馬，鎮東俠道，老太太既已知我們來意，我們正是爲此事而來，步老太太道，老身早有耳聞，這次連環套猛獸麟寶二敦惹的亂子不小，早晚連環套定有一場翻天覆地的風波，老身不才，願令兩個犬子助道長一臂之力，但不知此事是何人差派而來，鎮東俠遂把淮安府總漕接旨的事，告訴了步老太太，步隴氏點頭道，原來黃天霸已作了漕標副將，黃三爺總算有了接續，光宗耀祖改換門庭，可嘆老身雖把兩個兒子教了一身本領，到如今依然是脫不了賊皮，老身雖有教他上進之心，怎奈毫無機緣，鎮東俠道，這時正在用人之時，兩位令郎如肯爲國家效力，何愁不能顯耀門庭，蘇州府一班老少英雄，那一位不是出身綠林，如今全算有了官職，老太太只要存心正大，終有改換門庭之日，步隴氏道，但願如道爺之言，老身死無遺憾了，這裡不便細談，寒舍不遠，論衆位到舍下歇息歇息，鎮東俠等也不客氣，隨着答道，這倒要招擾了，步天雷道，道爺不要說客氣話，我們莫說還是通家之

好，就是鄉里之誼，也應招待，鎮東俠遂令萬君兆查點牛馬有沒有損失，這些客人們見己講和，一個個全聚來伺候，報告萬君兆，牛馬一頭也沒損失，萬君兆想跟大家告辭，鎮東俠道：萬大爺你這可不能走了，不論如何也應該給黃副將幫忙才是，再說羣雄會又有尊駕的帖，在先你沒到，可以說是沒見着帖，現在既趕上了，再袖手不管，豈不教人說你無情，萬君兆道：道長那裡知道，我落馬湖當着我岳父臨危之先，對衆設誓，決不取功名富貴，如背此言，必死在亂刀之下，已立過重誓，焉能自食前言，鎮東俠道：萬大爺你想錯了，這次你帮着找尋御馬，就是立多大功勞，你不會不受國家封賞嗎，萬君兆破鎮東俠說的還不出話來，頓了一頓道：道爺這話固然有理，只是我是受鄉親所託，總得有始有終，若是牢路不管，怎對得起鄉里父老，鎮東俠尚未答話，步老太太說道：萬大爺這事極好辦，這羣牛馬只要一進關，是萬無一失，老身派人護送到關裡，諒可自啦，萬君兆一聽，知道這句老太太既說這種話，定然是有把握，倒也放心，當時向客人說明，有人護送到關裡，決無差錯，客人也是深信萬大爺的話，當時由步老太太派步大嵐帶着八名弟兄，護送這羣牛馬起程，鎮東俠等這才隨着步氏母子够奔青嵐嶺，來到山內，見面不像估山為王的形情，也沒有寨門聚義廳等，只有沿着山道，一排排的蓋了些房子與馬棚，爲是教手下的弟兄們住，在最後邊蓋了一所房子，全是土石堆壘的下基，上面滿是木板蓋的，裡面倒也分出廳房跟住房，可是簡單異常，衆人到這半天已昏黑，來，步大雷招待鎮東俠等在廳房落坐，殺雞宰羊的款待衆人，老太太與鎮東俠約定，教鎮東俠先走，自己把這裡手下的弟兄們打發了，定教他哥倆趕奔連環套，鎮東俠等這一夜歇息的，倒十分安逸，天色微

明，就站起欲辭行，步天雷要挽留衆人多住幾日。鎮東俠道：「我們這已竟耽誤時日了，恐怕就要誤事，這得趕緊走才好。」步老太太點頭道：「實二敦連環套已成了機勢，把麒麟崖玉獸坡整理的如同銅牆鐵壁，飛鳥難入，百獸全是在洋大盜成名的綠林道。若是入單勢孤恐怕不易得手，衆位請吧。」我們不使留了。鎮東俠告辭，牽牽繩起身。步老太太帶着天雷相送，直送出了青風嶺，一邊說話轉出山口，前面正有一個山坳，鎮東俠回身告別，猛一回頭兒對面一片樹林裡，似有人影幌動。鎮東俠的眼最好，已看出那人是要投環自盡，口念無量佛道。樹林內有人尋死，趕緊去救，說有話一坐兩繩已到樹林內，蠻南俠、無髮俠、步老太太全趕到了。鎮東俠一看，上吊的乃是趙元霸，遂問他爲什麼要尋死。趙元霸遂把羣盜被困斑家寨的事一說。鎮東俠等聽了，很是心急，趙元霸可不知逃走了何人，只說是他們五路會合，全遭賊人毒手。鎮東俠道：「事不宜遲，我們趕緊去搭救，這時步老太太向前說道：『道兄不要着急，老身跟班大英雄有淵源，班大英雄是老身的義子，老身願爲你們兩下講和。』」趙元霸問這是何人，鎮東俠遂給步氏母子引見了。趙元霸也久聞有這麼個女俠，遂問道：「我趙瞎子聽說關外有一位白鬍叟步天雷，一位黑鬍叟步天嵐，一定就是貴昆仲了。」步天雷答道：「不錯正是我弟兄。」趙元霸道：「原來二位遠在壯中，那麼綽號是什麼取意呢？」步天雷道：「我們上線作買賣時，全是把本來面目掩去，掛上黑白胡子，故此得了這個綽號。」趙元霸點點頭，問向鎮東俠道：「這位老太太既然想給兩下解和，可要趕緊到斑家寨才好。」黃副將若有個差二錯，別說是講和，就是把斑家寨洗了也元不了。步老太太道：「趙義士這話倒是實情，我們這就走罷，只是若能保住黃大人不受牽累之傷，還求衆位

在黃大人面前，多求恩典，務望保全我那義子的性命，蠻南俠道。老太太自管放心，想那黃副將是最重江湖義氣的，至於小羅成的綽號，是綠林道一般仇家所選，其實現在施總漕手下這般俠義英雄，多半是出身綠林道，黃副將若有嫉妬行爲，焉能容這些人反止，高佩文道，這話還是實情，所怕的人多半是跟副將勢難兩立，到後來被黃副將寬宏大量感化的，全棄綠林歸王化，黃副將最恨的長奸淫邪僻的小人，高佩文說到這裡，無髮俠道，羣雄身陷虎口，這不是講論之所，我們趕緊走吧，當時遂一同起身，各自施展陸地飛騰之術，真似弩箭離絃，眨眼間已走出十餘里。蠻南俠，無髮俠，鎮東俠，高佩文，趙元霸，萬君兆等全脚程不差上下，可是要跟這位老步太太比起來，就差遠了，大家全十分的佩服，這位老太太要是再倒退十幾年去，這一般俠客恐怕全未必是步老太太的對手，衆人這一緊走，也就是一個時辰就到了，剛到班家寨的山口，忽見前面亂樹林中，有四條黑影滿撲奔了寨牆，步老太太不由得啊了一聲，鎮東俠緊縱身趕過去，蠻南俠張玉也跟過去，只見正是天霸與李煜，趙璧，張長龍四人，蠻南俠，鎮東俠，全嘿了一聲。天霸等忙往兩旁一縱，各拉兵力預備動手。趕一細看，是鎮東俠等趕到，遂迎上來。彼此低聲一答話，天霸道，這位老太太是何人。鎮東俠一引見，步老太太自念彌陀佛道，黃副將能够平安無事逃出虎口，實是班家父子之福，老身之幸，說到這裡，趙璧道，老太太是有歷居心，與班家寨有什麼淵源，步老太太剛要說自己的細情，鎮東俠道，現在不便細談，這位步老太太是雲遊道人司馬文之義姐，與貧道爲道義之交，現在想來爲兩下解和，只求黃副將恩施格外，天霸點頭道，這一說全是自己人，黃某只要是公事上交代的下去，決不肯作過甚之事，李煜

道，羣雄被困有性命之危，我們趕緊救人要緊。步老太太想着用和平之法，給兩下講和，便想着叫開寨門，以義母的身分強壓制着，叫班天雄認頭認罪，那知沒容自己說出口，張景龍已縱上了寨牆，步老太太再想攔也攔不住了，天霸等也隨着飛身竄上寨牆。鎮東俠等也隨着上去，趙元霸等却領着蠻南俠往裡撞，趙元霸却另有一番心意，是想着先去救人要緊，天霸等往大寨一撞，只見大廳裡羣賊正在紛紛議論着。天霸遂高聲喊道，羣賊聽真，現有副將黃天霸在此，你等早出來受擒，放出羣雄饒你等不死，若有一字支吾，莫怨副將老爺刀下無情。天霸這一喊，羣賊立時全撞出聚義廳，班天雄站在大廳前大喝一聲，小兒黃天霸，你在漏網之魚。寨主爺正要拿你，你這才是飛蛾投火，自來找死，遂一掄雙頭叉縱身就要動手，寨門上跟着又是一聲喝喊，班天雄你有幾個腦袋，竟敢殺官拒捕，囚禁朝廷官員，還不住手等待何時，就在話聲一落，跟着寨門上落下一人，羣賊全是一驚，只見是一位白髮蒼蒼年邁的老太太，頭上罩着青布包頭，兩耳露出兩綹白髮，好似銀絲，亞賽霜雪，穿着樸素的衣服，左手倒提着寶劍，這麼大年歲還有如此好身手，實在難得，班天雄就是一怔，原來步老太太見天霸等已竟進來，也隨着趕了來，見班天雄又要動手，才大喝一聲飄身下來，班天雄這才認出是自己的義母，只好向前見禮道，義母你老怎麼想起來到孩兒這裡，步老太太道，天雄你這裡還有老身麼，我有你這義子，也沒沾光得濟，連年節，全和我斷絕啦，如今已竟成了勢力，够了身分啦，那還有一點能看的重老身，自己以為是蓋世英雄，豈不知滅門之禍，眼看就在目前，你只顧目前榮耀，不想將來結果，倚靠連環套是高山蛟嶺，勢衆力強，可全不想連環套不過是口北彈丸之地。

蘇州府的多少綠林道，螺絲島是多大的梁子窩，如今全何在，你怎麼竟這麼糊塗，蘇州府所有的英雄，凡是洗手歸正的，疊作官的作官、受皇家封典。名利雙收，你也是成名的綠林道，到這般年歲還是脫不掉賊皮，我念在與你有乾母子之情，不忍坐視不救，趁早自己痛悔前非，尚可保全你的性命，步老太太剛說到這，猛然腦後一片風聲，就知後面有人暗算自己，趕緊一低頭，颯的一股子寒風，擦着頭皮過去，雖然沒受傷，可是把包頭給刪下來，步老太太非常震怒，及至抬頭一看，正是寶飛虎，甲偃月銅流星傷自己，步天雷大叫小輩敢暗算老人家，你那裡走，拉鎖鐵二郎奪跟寶飛虎戰在一處、班天雄此時被義母說得啞口無言，進退維谷，這時見寶飛虎已竟動手，遂把心一橫，雙臂又一舉，一聲大喊，義母不要管孩子的事了，我是跟姓黃的勢不兩立，步老太太伸手把班天雄的雙頭叉抓住，一抬腿把班天雄踢了一個跟頭，班天雄急忙一個翻身，爬了起來，剛要往起站，步老太太踢班天雄這隻腳尙沒收回，依然金鷄獨立勢，脚尖正在班天雄的面前，寶劍已摸的右手，往上一舉喝道，逆子你敢逞凶，老身先要你的命，趙壁這時趕到，一看老太太正抬着腿，班天雄半起半跪的，趙壁帶着譏諷的口吻道、班寨主你這是要回老家吧，老太太雖是這麼大的年紀，可是總算是女流，趙壁說的這個話太損了，自己臉一紅，遂睡了趙壁一口，此時裡賊見寶少寨主業已動手，遂各亮兵刃往上一圍，玉蝴蝶白似銀把一對判官筆一合，大抖乾爹，別聽他這一套，這是給黃天霸作說客來了，咱們動手吧，說着話雙筆奔老太太就刺，張景龍一抖十三節鞭，纏頭裹腦、玉帶圍腰，一連就是兩招，白似銀在起一縱，躲過這條鞭，往下一落，張景龍這種招數是特別快、往前一個趕步，亮銀鞭攔頭便打，白似銀一

輓頭，讓過鞭鋒，那知第一招又翻回來，古樹盤根，這一鞭却纏住白似銀的腿上，說了聲躺下吧，白似銀倒是真聽說，翻身倒在地上，劉耀雄也止趕到，見賊人正纏住自己的跟前，劉耀雄恨賊人入骨，一刀把白似銀劈死，原來所有被困的羣雄，被趙元霸領着無髮俠等，全數救了出來，衆人的兵力全在地上堆着，各自抄兵力要把班家寨殺個雞犬不留，趙元霸道，衆位上過一回當了，難道還上第二回麼，你們怎麼被擒的，褚彪道，賊女的迷魂棒十分利害，非武力所能敵，趙元霸道，我有主意，我們各人先預備一對紙捲，把鼻孔堵塞，教他們迷魂棒化爲廢物，衆人一聽趙元霸的話，頗爲有理。遂全把鼻孔堵上，這才各拉兵力撞出來，田英、宋起、田雲章、田雲鏗、田雲佩也全各亮兵刃，尙有田英手下的五十，全是拚命的廝殺，馬子蘭一對描金沖，擋前遮後，力戰羣雄，班天雄是彼步老太太逼住不敢動手，可是兒子們全上了前啦，這一次羣雄是各存報仇之心，又沒。班家五美的迷魂棒，立刻佔了上風，田英一看大勢已去，班天雄已竟變心，再戀戰恐怕全要被獲遭擒，遂暗遞令子，教羣賊乘機逃走，田英看了看自己的人，已竟走的不差什麼了，這才飛身竄上房去，繞着寨牆竄入山坡的荒草徑內，寨內的羣雄追到寨牆，天霸傳話不教儘自追赴了，這時所有班家寨的一干賊黨外，連班天雄的兩個兒子，還在跟羣雄動着手，可是鐵棒子田英等走，班家寨被傷的被擒的已竟不少。班天雄把雙頭叉往地上一扔，大喝冤家們，還掙扎什麼，就在這紛紛的當兒，班天雄的夫人從後面出來，大叫逆子們再不趁早歸正，難道必要斷頭而死麼，班昆班寧齊扔兵力，花面閻君班天雄却往天霸面前一跪，把兩手一背道，黃副將，我班天雄自作自受，有我這義母在與神，我任什麼也不說了，只知道殺人償命、

別的話沒有，刀攔到我脖子上，決不能皺皺眉頭，若是教我到案打官司，就是有天大案子，我也替綠林道的朋友們承認，決不教黃副將爲難，話已說明，我一家大小全在這呢，只求給我們個快當，我決不怨黃大人無情，黃副將哈哈一笑，忙向前相攙道，班爺你先請起，識時務者爲俊傑，黃某必要盡力維持，老英雄不用跟黃某說場面話了，天霸說到這裡，忽見那個賊住班昆班寧，不准動手的老婦人，到自己面前一跪道，黃大人你老這麼開天地之恩，我班家子子孫孫感恩不盡了，拙夫被賊子等包圍，爲人利用，黃大人能够這麼大度包涵，在我們身上積下莫大的陰功了，說到這裡，又向班天雄道，老糊塗蟲，你是脂油蒙了心啦，現在你這滅門之禍，黃大人恩准不究，你還不叩頭等什麼，班天雄哈哈一笑道，爺人家知道什麼，我的案情太重，把剿山的兩位道爺殺死，國法恐怕沒有恕我的這一條，你還哀求什麼，黃大人不過是給我們留面子，難道我們魂教黃大人費事嗎，何況是黃大人肯保全我們，施總漕也不能留我們活命，天霸不待班天雄說完，正色說道，班寨主你是想錯了，我黃天霸作事豈能反復無常，既敢應就敢担，只看班寨主你是真必洗手不是了，我天霸自從保施大人以來，與我爲仇作對的，到處皆有，黃某只以至誠待人，保全多少綠林道的朋友，無非嫉惡如仇，才與綠林道無知之輩結下了怨仇，若說到施總漕的寬宏大量，更非他人所能及，只說我黃某就是三反江都縣，大人若不是度量大，能容人，黃某那還有今日，宿氏遂在一旁說道，糊塗蟲，黃大人對你實，當再生之德，你說這種話不怕天雷霹你，我雖是賊妻，可不是甘心下流之人，我娘家也是官宦人家，不過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趙壁一旁漫聲說道，對了，老太太看的開，總算認命了，天霸看了趙壁一眼，宿氏也眼

着看趙璧、跟着又向班天雄道，我知道這次要把班家寨弄個瓦解冰消，我已拿定主意，破了這條命跟你拚了，也要把衆英雄放走，乘你們沒回來，把王家三位弟兄請到後面，趙元喜才知道王金雄三人並不是逃走了，趕情被這位夫人請去了，宿氏又說我把貞娥許給了王霸，這番苦心，全爲保全班門不絕後代香烟，步老太太道、天雄你真是遇上賢德夫人了，如若再敢說一個小字，老身先把你斬了，免得教你妻子被累，王金雄三人也從後面出來，王喜却滿面羞慚，不敢看人，天霸點點頭道，論起來李靈德、李文忠二位道長死得可憐，應該與他二人報仇，要那麼一來，怎麼算完呢，想二位道長當年在玉泉山是多大名頭，自從金頭鳳自刎後，羣雌星散、二位道長隱跡飛峪山三義觀，打算終老鄉里，不料竟慘死在此地，這只算他們二位前生造定，命裡該當，班寨主你只把二位道爺好好葬埋了，讓他們二位得身後哀榮，將來定要稟明了總漕，按爲國捐軀，給二位道爺請皇家封典，也足以慰忠魂於地下，班天雄道，黃大人能够這麼恩典我，我也不便再說些廢話了，惟有秉良心報效黃大人，願當引線，把連環套攪他個地覆天翻，天霸道、班寨主這才不愧英雄俊傑，當下羣雄進了天聽，天霸問起了鎮東俠與萬君兆如何會在一處，鎮東俠把彼此相遇的情形，說了一回，李煜道，我們現在六路合一，不，七十餘位，應當查點查點人數，天霸道，請計全趙壁查點各路的人數，內中只短了趙元霸一人，大家互相猜疑，不知這位趙義士往那裡去了，暗中交代 趙元霸與無髮俠救出羣雄，見這裡的人已足夠用的了，自己是坐山看虎鬥，找了個清靜的地方，自己一歇，後來見所有的賊人就擒的就擒，逃走的逃走，趙元霸一想，這羣賊黨逃走了不少，怕他們在附近尚有隱藏之所，遂暗中跟了下來，只從叢林

荒草中跟蹤探跡的際着，所幸賊人走了不遠，便竄進一片松林，漸漸的全往一處聚，趙元霸見賊人全在這松林集合，就知他們必有所謀，遂把報君知往腰中一掖，一伏身用蛇行式的工夫，從荒草叢中來到松林附近，隱身在一顆大樹後面，這時就聽賊人胡哨連響，知道賊人這是招集逃出來的羽黨，果然四外的賊人全往這集合，原來這正時一面坡的老賊田英等逃出班家寨，來到這樹林內集合，田英一看，凡是有自己的人全逃了出來，就知班天雄業已變心歸順天霸了，自己萬分痛恨，想不到一旦間弄得無立足之地，一面坡是不能去了，竄飛虎馬子蘭也不知去向，長嘆一聲道，我田英只要有三寸氣在，誓必報今日之仇，問起竄飛虎馬子蘭的去向，田雲章道，沒見他們二位逃出來，一許是被擒了呢，宋起搖頭道，眼見二位少寨主是隨着我們從後面退出來的，決不至被擒，田英道，這一定是回連環套了，我們現在怎樣去報仇雪恨呢，宋起道，老人家不要爲難，現在最好是先回口北，報告總瓢把子，我們倒連環套等他們，天霸小兒早晚必到那裡，報仇之事也就在眼前，田英道，我總覺着這次鬧的灰頭灰臉，有何面目去見總瓢把子，宋起道，田寨主此言差矣，雖說事起在一面坡，可是班家父子這一變心，有天大的事，也全在他們父子身上推，於田寨主何干，我們回連環套氣蓄銳，以待仇人，有什麼不能去呢，田英也實無處可去，這時一面坡的黨羽已集合不差什麼，全是個個帶傷，所有手下弟兄們也是被傷的多，田英越看越氣，遂向宋起道，我們不在此留戀，趕緊走啊，宋起道，我還是先走，到連環套把老英雄這番被累的情形說明了，免得教總瓢把子冒然見我們去了，說出不好的話來，於咱們臉上無光，田英道，很好，就請你先走吧，宋起隨即起身先走，趕情這小子是另有私心，

他那是奔連環套去報信，趕情他與田英分手之後，走出沒有多遠去，他就變了主意，逕奔關內，進關之後，投到直隸省天津衛。宋忠看出來連環套資，墩不能成勢，關外自從大清國進關之後，路政竭力整頓，凡是巴溝、熱河、刺、喇、喇，全已闢成了官站驛路。凡是官站驛路決不會出路劫之事。趕到資二墩這一獨霸連環套，所有不能成勢的綠林道，全歸附，別處的梁子密却日見減少。連環套雖是這麼大聲勢，可是輕易不作案，他們是另有進項，後文書自有交代，只是這回亂子惹的實在够大的，要是一抗拒官家，早晚也不過與螺絲島浮山寨一樣，落空一敗塗地，自己所以拿定主意，要躲開這次是非，遂够奔天津衛，宋忠想着黃天霸此次要屯御馬城回，定可升官，那時必定升到天津衛，自己到天津衛等他，伺與機緣林道報仇，到後來黃天霸升到天津衛，一夜間刀傷夫妻一命，賀擺人頭，會這全是後話不提，且說田英帶着一千賊人起身，够奔連環套，到第三日午後，已近了連環套的邊山一帶，正往前走着，聽得前面一片山峰後面，當即郎鐘聲震耳，田英心想這道算不錯，總瓢把子定然是得着宋忠的信，知道老朋友到了。擺隊迎接，給我臉上添些光彩，田英這一高興，催着羣賊趕緊走，趕到走了沒有半箭地，只見從裡面掃出一隊人來，前面全是官人捕快的情形，可全是短小的衣服，各執兵刃，後面正是連環套總瓢把子猛麒麟資二墩，帶着許多寨主追趕前面逃走的這羣人。要問資二墩為何竟親身下山接戰，被追的又是何人，以及連環套為何搶劫御馬，有多大勢力，請看下回分解。

後集五女七貞卷二十一集終

